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政術部三十

法官 聽訟 議讞 察獄 舉按 拷訊 款辯 鬬傷 藥人 誣人 殺人 告人罪 從坐 相代罪 猜認 錯誤 丈字誤 使吏供已犯夜

法官

原

典獄 主獄者 **坐獄** 坐獄於王廷 **三世** 吳雄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 **四人** 漢宣帝詔曰今廷平任輕祿薄為立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務公平之選

增

提刑 宋職官志曰總郡國之庶獄核責其實而覆以法督治姦盗申理寃濫則隷提刑司 **司寇** 周禮有秋

官司寇

原聽獄辭 史記孔子在位聽訟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

傅古義 漢武帝方向文學張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春秋補廷尉史也

李離伏劍 史李離晉文公理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受祿為多不與吏分過聽殺人傅罪下獄非所聞伏劍而死

孔號詳平 漢孔光為廷尉法令號詳平

于求寬恕 漢于定國求明察寬恕以黃霸為廷平

定國飲酒 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為廷尉冬月請治讞飲酒益精明

魏置理曹 理曹即法曹

晉置博士 晉衛覬奏刑法國家所重而私議所輕獄者人命所懸而選用者卑請置律博士相教授遂施行

倪寬不習事 漢倪寬射策補廷尉文學卒史為人溫厚口不能言語發明張湯畫

用法律吏謂寬不習事不署從事

陳矯不讀律 陳矯不讀律而得廷尉之稱

方知獄吏之尊 詳獄三周勃

尚存獄吏之失 漢路溫舒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王彪之比張釋之 晉王彪之字叔武為廷尉有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同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為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相反覆詔令受之彪之上疏引據時人比之張釋之

增霍光用杜延年 輔之以寬詳寬刑

聽訟一

增易訟卦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又豐

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名伯所茇名伯聽斷之處也　又曰行露名伯聽訟也　尚書大傳曰聽訟之術大略有三治必寛寛之術歸于察察之術歸于義聽而不寛是亂也寛而不察是慢也　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於下棘赤心有刺言洽人情者原其赤心不失實事所以刺人情令各歸實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禮記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正在我之刑明在人之辟又必三刺以廣詢於衆一曰訊羣臣二曰

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為罪附從輕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盡其情也

聽訟二

增左傳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出奔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

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士匄於王庭聽之

風俗通曰潁川有富室兄弟同屋兩婦俱懷孕大婦數月胎傷因閉匿不產期至弟婦生男夜因盜取爭訟三年州縣不能決丞相黃霸出殿前使卒抱兒去兩婦各十餘步叱婦自往取長婦抱持甚急兒大叫啼弟婦恐傷害之因乃放與而心甚自慘悽霸曰此弟婦子也責問大婦乃具服

後漢書曰王渙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寃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

莫不曲盡詐情厭塞羣疑又能以譎數擿發姦伏京師稱歎以為漁有神筭　宋書曰傅琰為山陰令有賣針賣糖嫗爭絲各言已者詣琰琰挂而輕鞭之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有二老爭雞問何食一云食粟一云食豆剖之見粟罰言豆者人畏如神明也　後魏書曰李崇為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茍泰有子三歲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証郡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二父與兒各在別

處經禁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偶患向已暴死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　隋書曰辛公義為牟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親自驗問十數日間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詞訟皆不立文案遣當直佐寮二人側坐訊問事若不盡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閤人或諫之荅曰刺史無德令百姓係於囹圄豈有禁人在獄而心自安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欲爭訟者其鄉閭父老

遽相曉曰此蓋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聽訟三

原稽貌 **察情** 考其貌愼獄之至也 魏志吳質曰察其情色 **忠愛** **欽恤** 禮記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謂聽訟獄也 尚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注曰敬之敬之惟刑之可憂也 **猶人** **老吏**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下詳獄二張湯 **束矢** **鈞金** 周禮大司寇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注必以束矢者自表其直也不入則不聽也 又以兩劑禁人獄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聽之注獄相告罪也劑券書也使各齎券書又入鈞金三日而聽之重刑也不入金則自服不直不堅也鈞三十斤 **留辭** **速獄** 謂一人之辭最難聽也 詩曰何以速我

獄

增妾逐妻

僕告主

宋王罕知潭州有狂婦屢訴事出言無章却之則勃罵罕獨引至前委曲徐問久之其言稍可曉本婦為人妻無子夫死妾有子遂逐婦而奪其家貲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發狂罕為治妾而反其資婦良愈郡人稱為神明

宋宋庠字公序知河南府有一僕告主舉人行囊有漏税物庠曰舉人行覆孰無貨物未可深罪若僕告主此風不可長也乃治僕罪遣之

窮詰書吏

免坐貸人

三國魏胡質字文德為常山太守遷任東莞有士盧顯為人所殺質曰聞此士無讐而家有少妻所以死乎悉召見其比居年少有書吏李若聞之色動遂窮詰其狀即首服

唐時有權梁山者謀逆敕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久不能決乃命宋璟為京兆留守復按其獄一言而決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於人按獄吏欲並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人情有之而狂謀卒然非所防意使知而不假是與為反貸者弗

知何罪之有遂縱數百人

治母告子　詰父稱翁

國史異纂曰唐李傑為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察其非謂寡婦曰汝寡居惟有一子今告其罪至此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不順母寧復悔乎傑曰審如此可買棺木來取兒尸因使人覘其後寡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尚冀其悔再三諭之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傑密擒之一問遂承伏云某與婦私嘗為兒所制故欲除之傑放其子杖殺寡婦及道士同棺載之　宋程明道為澤州晉城令富民張氏子父死未幾有老父至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且陳其由張氏子驚疑相與詣縣辯理老父曰某業醫遠出妻生一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顥曰歲久矣汝何記之詳也老父曰書於藥法冊後歸而知之因命以其冊進冊中書云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顥問張氏子汝年幾何曰三十六又問汝父年幾何曰七十六遂謂老父曰是

子之生其父纔年四十人即謂之翁乎老父驚駭遂服罪　原從情從辭　求生求殺孔子曰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　又曰古之聽人求所以生之今之聽人求所以殺之　情得　獄成　辭貴明徵　罪宜慎測　刑將不變　獄貴惟精　黄沙執憲　丹筆垂仁　既慚金矢之直何追鐵冠之劾　梧邱有雪冤之魂　棘林無夜哭之鬼　刑期無刑經邦之茂範　殺以止殺有國之宏規　泣辜流念無虧大禹之恩　丹筆哀矜有裕放勛之惠　漢制九章設黎元之銜勒　湯存一面作黔首之

隄防 干紀亂常必加誅於三族 反道敗德終不捨於五刑 定國之司廷尉爰求明察 不疑之尹京師多所平反

聽訟四

增辯處（杜祐補判縣丞常過潤州刺史韋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加禮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詢祐祐為辯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 原別約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注傳別手中別書約劑今之契券） 舉要契（左傳王叔氏不能舉其要注要契之辭） 必以情（左傳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不失情（動不失情） 眚災肆赦（尚書

舜典　察辭于差呂刑察辭于參差也　閱實其罪呂刑罪與罰相當也　惟良折獄　哀敬折獄　非從惟從　惟察惟法並呂刑　協日以刑周禮司寇要之旬而職聽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獄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　旬日乃弊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注用情理之十日乃斷棘有可出也　棘木之下禮記獄成告於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　申嚴仲秋月令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留有罪　明徵其辭左傳　斷獄蔽訟蔽亦斷也　知法省刑漢書刑法志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　以怒增刑漢雜事篇曰博士申威也　治獄如水桓子新論　令羊觸之論衡罪疑

定公失席 禮記檀弓曰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者令羊觸之

文姜去氏 孔叢子曰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殺之梁相以此子當大逆論季彥曰昔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絕不為親禮也且手殺重於知情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

穆公失教 尸子曰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曰寡人不敏教不至

越王援刀 淮南子曰越王決獄不當援刀自割

決獄觀壁 詳疑獄一陶朱公

不用三冬 後漢陳寵咸之曾孫明家業時肅宗詔絕鉆鑽慘酷之科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時帝始改用十月初冬而已元和年旱賈崇上言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陽氣發洩招致災旱寵奏冬至陽氣始萌月令曰諸生蕩仲冬日身欲寧事欲靜若降盛怒不可謂寧行大刑不可謂靜帝納之為廷尉每附輕典

務從寛

麥秋之時 漢和帝令麥秋案驗薄刑司徒魯恭上疏諫盛夏召農人拘對上失天時下傷農業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後卒施行

丙吉處度得所 風俗通曰陳留富公年九十無子娶田家女為婦一交接便絕氣後生得男其女爭財丙吉決之

何武原情得理 風俗通曰沛郡富公家資二十餘萬少婦生子年纔幾歲頃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公恐爭其財子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兒詣郡自言求劒時太守大司空何武也省其書曰女性強梁畏賊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俾與女實寄之耳劒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婿必不還其劒當問縣官縣問或能證察得以見伸何用慮強遠如是哉悉取財以與子曰弊女惡婿溫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乃服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俱呂刑）意苟不惡釋而無罪（董仲舒）意惡功遂不免于誅（漢薛宣傳）陳寵平治無所不服（漢雜事曰陳寵為司徒掾天下之訟所平皆伏）郭公所決退無怨情（後漢郭躬父弘習小杜律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小杜律者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在家之女從父之刑既醮之婦從夫之戮（詳總載　晉何曾）

聽訟五

增詩唐錢起縣内水亭晨興聽訟詩曰晨光起宿露池上判黎甿借問秋泉色何如拙宦情磨鉛辱利用策蹇愁前程昨夜明月滿中心如鵲驚負恩時易失多病續難成坐惜寒塘晩霜風吹杜衡　崔國輔送韓十四被魯王推遞往濟南府詩曰西候情何極南冠怨有餘梁王雖好士不察獄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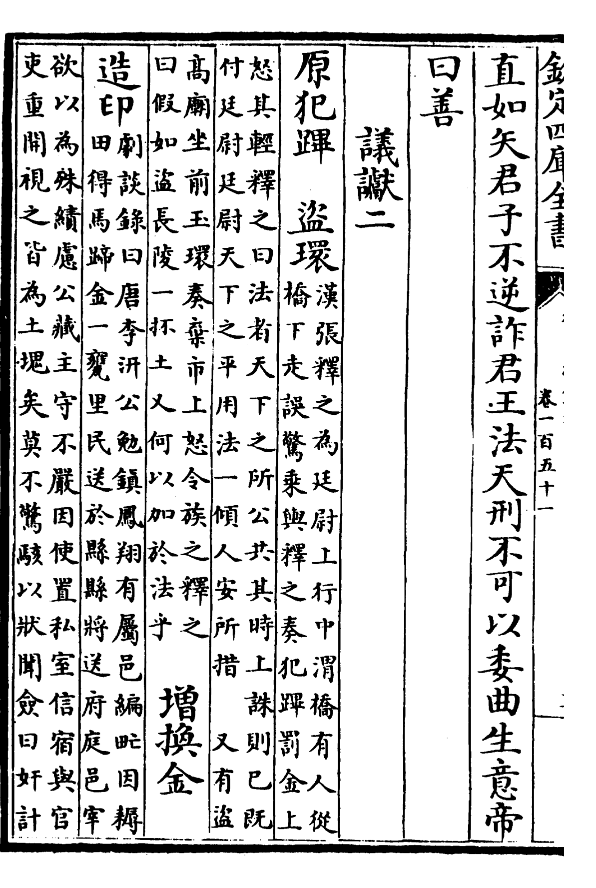
議讞一

增經濟類編曰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

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王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後追駮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寛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灾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

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　又曰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父弘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後為郡吏辟公府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别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名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當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

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為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後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



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議讞二

原犯蹕　盜環

漢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誤驚乘輿釋之奏犯蹕罰金上怒其輕釋之曰法者天下之所公共其時上誅則已既付廷尉廷尉天下之平用法一傾人安所措　又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奏棄市上怒令族之釋之曰假如盜長陵一抔土又何以加於法乎

增換金

造印　劇談錄曰唐李汧公勉鎮鳳翔有屬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蹄金一甕里民送於縣縣將送府庭邑宰欲以為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皆為土塊矣莫不驚駭以狀聞僉曰奸計

換之邑宰莫能自白遂以易金伏罪繫獄以案上聞汧公覽之盛怒時袁相國滋字德深在公幕中曰甚疑此事請更詳之汧公因使袁移獄於府中案問閱甕間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存焉遂於列肆索金鎔瀉與塊相等秤其半已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之力乃二農夫以竹舁至縣境計其金非二人以竹擔可舉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為土矣於是羣疑大豁遂獲清雪汧公歎服無已其後袁至德宗時為宰相

趙林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

原人心不厭　吏議難知

漢景帝詔曰疑獄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朱博遷廷尉職當讞平天下獄恐為官屬所誣謂掾吏曰本起武吏不通法律然三尺律人事出其中諸君試取吏議難知者為諸君覆之乃為平處十中八九吏大驚異

誤傳當

罰　爭死乃讞

上詳議讞一郭躬張儉守元節亡投
孔融兄褒褒不在融匿之事發并收褒
融爭死問母曰家事當在長妾合當辜
一門爭死郡不能決乃上讞詔坐褒

議讞三

原不當

詳議讞四
漢景帝詔

再却

廷尉張湯有疑奏已再却矣
倪寬為言其意因使寬為奏
成讀之皆伏寬所奏即得可
上曰前奏非俗吏之所為也

移讞

疑讞

上讞　讞於公

禮獄成有
司讞於公

奏讞掾

張湯舉倪
寬云云

增為天下公

唐戴
胄清
直為大理少卿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封
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贖胄曰校尉與無
忌罪均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為天下公
朕安得阿親戚封德彝固執胄曰校尉由無忌致罪法

當輕若皆誤不得獨死由是皆免

法不應坐唐張蘊古除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素有瘋疾而語涉妖妄蘊古究其獄稱好德瘋疾有徵法不應坐御史權萬紀劾蘊古狗情阿縱奏事不實太宗大怒令斬於東市尋悔因發制曰凡決死者命所司五奏覆蓋自蘊古始也

僕不去曹唐李日知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為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當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此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吾不去此曹囚無死法皆以狀讞後卒用日知議

議讞四

增詔漢景帝讞獄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

當讞者不為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寛

察獄一

增後漢書曰左雄為青州刺史界内肅清每行部録囚徒察顔色知情偽　晉書曰苻融仕苻堅為司隷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宿妻家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自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豐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嘗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回南馬停水

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以為不祥問筮者筮者曰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而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馬左白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乃獲昌詰之昌到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者枕枕為驗乃悞中婦人也　後魏書曰辛祥任司馬失白壁兵樂道顯被誣為賊官屬推處咸以為然

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其此之謂乎竟出之月餘別獲眞賊　又曰司馬悦字慶宗歷任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賫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疑邑人張提為刼又於提家得錢五千提懼笞掠自誣言殺獄至州悦觀色疑其不實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此賊竟遺何物靈之曰唯得一刀鞘悦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召居州内刀匠視之屬有郭門者前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

民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靈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皁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　後周書曰柳慶為雍州别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交易寄人停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謹而失之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服慶聞而歎之乃名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慶曰頗與人同宿并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主人以痛自誣非盜也彼沙門

乃眞盜耳即遣吏逮捕沙門方懷金逃匿後捕得之盡獲所失之金　又曰柳慶有胡家被刦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繫者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既非舊交必相疑阻可以詐求之作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刦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恐不免誅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牓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牓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　隋書曰韋鼎為光州刺史有人客遊通主人之妾及其還

去妾盜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辜獄成上于睿覽之曰此客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誘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擒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

察獄二

增交錢魏書曰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去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訟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弱養一老

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仇乎對曰無柔曰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頗曾舉人錢否乎子文曰自以貧弱初不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也子文怪之知事露應對不次柔問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葬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人

爭縑

風俗通曰漢薛宣字贛君為臨淮太守有一人持疋縑到市賣之道遇雨將縑披戴後一人求共庇廕因授一頭與之雨霽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縑詣府自言薛宣劾責兩人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百錢耳何足紛紛呼吏斷縑各與半使追聽之後人喜曰君恩前之縑主稱怨不已宣曰吾得當矣因詰責之具服悉俾還本主

原察稻芒

後漢周紆為部陵相廷掾

欲損其威乃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笑語狀陰察口眼中有稻芒乃密問守者曰誰載稾入城對曰惟有廷掾鬫又鈐下云外惟廷掾疑君與死人語乃收廷掾而拷問具服不殺人但取道邊死人自後莫敢犯之

窨中鼠屎 吳孫亮方食生梅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窨黃門先恨藏吏以鼠屎投窨中啓言不謹亮令破鼠屎鼠屎中乾亮笑曰若先在窨中當中外俱濕黃門伏罪

水中兩日 詳察獄一符融

一男與語 晉書曰陸雲為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録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其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為神明

增悉

縱枉盜 唐錢徽字蔚章貶江州刺史初州有盜劫貢船捕吏取濱江惡少年二百人繫獄徽按其枉悉

縱去數日舒州得眞盜

訪釋僧人

宋向敏中判西京有僧暮過郵舍求宿不許求寢于門外車箱中是夜有盜入其家攜一婦並囊衣踰牆而出僧不寐窺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疑我執詣縣矣因亡去夜走荒草中忽墜眢井而踰牆婦人已為人所殺屍在井血染僧衣主人蹤跡捕僧送官不堪掠治遂自誣服獄已成敏中獨疑之詰問再四僧乃備言其故於是密遣吏訪其賊吏食其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來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紿曰已笞死於市矣嫗歎息曰彼婦人乃此村某甲所殺也吏往捕獲并得其贓僧始得釋

原探情窮審　偏聽生姦　公聽不私

增正大姓殺人

宋朱壽昌知閬州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乃賂里民代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囚詰之曰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壻汝子欲汝代其命有之

乎因色動則又摘之曰汝且死彼券書抑汝女為婢指錢為雇直又不埒汝子將奈何因悟涕泣覆面曰因幾誤死遂以實對壽昌立取子良正諸法焉

原推巳以議物　捨狀以探情

誅一以振萬　損少以戒多

舉按一

增後漢書曰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光武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光

武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光武笑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強京師莫不震慄號為卧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　又曰桓帝時李膺為司隸校尉時小黄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黄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省桓帝怪問其故

并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登龍門　唐書曰禁軍暴横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薛元賞代之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言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仇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囚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

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如之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資治通鑑曰後梁時吳張崇在廬州貪暴不法廬江民訟縣令受賕徐知誥遣侍御史知雜事楊廷式往按之欲以威崇廷式曰雜端推事其體至重職業不可不行知誥曰何如廷式曰械繫張崇使吏如昇州簿責都統知誥曰所按者縣令耳何至於是廷式曰縣令微官張崇

使之取民財轉獻都統耳豈可捨大而詰小乎知誥謝之曰固知小事不足相煩以是益重之　續資治通鑑

曰宋太宗時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既命配商州普復力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誅之已而復遣使貸之使至新安馬旋濘而踣及出濘易馬至商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

舉按二

原多劾權豪　漢范滂為太尉黃瓊所辟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二十餘人

不避彊禦　漢鮑永為司隷以鮑恢為從事俱抗直不避彊禦世祖曰貴戚且斂手避二鮑

方進搏擊　漢翟方進為京兆搏擊豪彊為丞相奏陳咸冒濁苟容云云咸遂廢錮

翁歸發姦　漢尹翁歸補河東卒吏按事發姦太守田延年重之

正故人罪　後漢書蘇章遷薊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太守將按其奸贓先設酒肴歡飲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刺史按事者公法也竟正其罪

殺舍中兒　後漢祭遵為軍市令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殺之

即日考竟　魏志滿寵為高平令市人張包為郡督郵貪穢因來在傳舍率

吏卒收之即日考竟遂棄官

待旦奏劾 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天性峻急每當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懼不寢坐而待旦

突霍禹門 趙廣漢將吏至霍禹第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椎破罏罌斬關而去

與謝尚飲 晉羅含字君章桓溫使檢劾謝尚含至不問郡事與尚酣飲而還溫問所劾含曰公以尚何如人溫曰勝我含曰豈有勝公而行非耶溫義之

安問狐狸 後漢舉八使巡行天下舉按不法張綱為侍御史受命詔乃埋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有似怪鳥 晉孫盛為長沙太守頗營貲貨從事至郡服高名不劾盛與桓溫牋辭旨放蕩曰從事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有似怪鳥溫怒遣按贓私檻車收到州不坐

鷹隼始擊 漢孫寶為京兆尹立秋日辟侯文為東部督郵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為嚴霜之誅

次公無所迴避　蓋寬饒字次公為司隸無所迴避王生與書曰明主知君公正命君司察之位能旣明且哲以保其身不納竟自刎　少君無所迴避　諸葛豐字少君為司隸刺舉無所迴避

拷訊

原歲上　漢宣詔係者或以掠辜瘐死獄中令郡國歲上係囚　夜拷　後漢常林夜擿吏崔林嘲之曰君為廷尉耶常曰無崔曰何故夜拷因常慚之　榜數千　漢貫高對獄吏榜笞數千刺爇身無完者　拷連百　漢寒朗云拷一連十拷十連百　增無肆掠　禮記月令仲春無肆掠掠謂捶拷肆暴屍　榜舍人　漢武帝令倡監榜郭舍人不勝痛　原何求不得　捶楚

之下何求不得

雖死無辭 吳陳表字文奥為翼正都尉士皆愛附之時有施明盜官物明壯悍收拷極毒雖死無辭孫權以表得健兒心以明付表表破械與沐浴飲食勸誘之乃首服兼引支黨權奇之遂捨明罪

卒從吏訊 鄱陽書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先就拷掠 漢范滂繫獄以同繫因多嬰病乃請先就拷掠

五毒備慘 戴就會稽人仕郡曹倉掾揚州刺史奏太守成公浮贓從事薛安收就笞掠五毒備慘

增用威如狼 釋名曰搥而死曰掠掠良也用威如狼

榜吏至死 唐同平章事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己待之奏事或日晏遂省中榜吏自若柳渾曰省闥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歲輒罷之今公何蹈前非顯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耶滉悔悟

原張儀以相璧笞 史楚相亡璧門下意疑張儀貧無行必盜相君璧共執儀

掠笞數百不服乃釋之

陸續以母羹免　陸續字智伯為太守尹興門下掾興坐楚王英謀反事徵詣廷尉續與主簿梁宏等傅考詔獄掠毒備至辭氣益壯一日對食涕泣曰母來不得見問何以知曰母所調和羹截肉必方斷蔥以寸為度令食餉羹是以知之使者以狀聞赦還鄉里

款辯

原兩辭　尚書曰無或私家於獄之兩辭

五辭　又曰師聽五辭

單辭　又曰明清於單辭

書辭　無頗

抵讕　漢大鴻臚持節移梁王傅相曰王陽病抵讕置辭注抵拒也讕諱也讕力壹切

引證　後漢吳詠為馬賢所辟又為太尉龎參掾參賢相誣罪應死各引為證理無兩直自刎死二人慚悔和解涼州刺史張機祭其墓旌其子孫

會獄

追對

不舉其

要左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要自伏其過莊子曰置對自伏其過不知置辭漢周勃下廷尉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吏乃書牘背以公主為證注置立也不知對獄之辭牘木簡也不足受辭漢朱安世云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增各呼家屬唐典大理丞諸獄結正徒以上各呼囚與其家屬告以罪名問其狀款不伏則聽其自理乃詒推事唐刑法志武后詔法司及推事使敢多作辯狀而加語者以故入論引說為証唐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道語引張說為證將廷辨說惶遽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未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責芬芳多矣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

闕

原相搏穀梁曰公子季友與莒拏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公子取而殺莒拏　交捽趙簡子曰孟獻子有鬬臣五人叔向曰子不欲也若使肸侍交捽之可也　搤吭婁敬曰夫人鬬不搤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勝　拔戟左傳曰潁考叔挾輈而走子都拔戟而逐之　忘身論語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思難又曰忿思難　成之周禮曰鬬怒者成之　繁矣爭鬬之獄繁矣　禁囂司虣禁鬬囂者囂讙也虣音暴　戒鬬論語曰血氣方剛戒之在鬬　拗怒而少息　鬬力鬬志不鬬力　釁勇

憑怒　用壯　爭雄　血作　脈憤　力爭　心競

鬬心　鬬志　張空拳冒白刃　飽毒手石勒與李陽鄰居爭漚麻池相

毆擊及貴名陽與飲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

下血成江 春秋考異曰龍門下血如江時人謠曰五侯之鬬血成江

盬腦伏地 左傳曰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

妻呼即還 春秋專諸與人鬬怒有萬人氣妻一呼即還子胥問之對曰屈於一人之下

人笑而止 劉伶醉與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伶曰鷄肋不足以勝尊拳其人笑而止

兩虎私鬬 寇恂賈復兩虎安得私鬬

兩虎相鬬 勢不俱生謂藺相如廉頗也

宋萬批仇 宋萬遇仇牧批而殺之

高鳳勸鬬 高鳳教授於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持兵而鬬鳳往解之爭者投刃而謝

赦令者罪 刑法志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

救鬬者傷 淮南子

小人之性 釁於勇嗇於禍

彊暴

之男　蚌鷸相持　兔犬俱斃　爭為事末　鬬乃禍心　不忍小忿　終亂大謀　彊者暴弱　怒有戰鬬

傷

原折齒　齊景公為孺子牛而折其齒　敗面　晉謝萬字萬石嘗與蔡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傾脫萬徐起謂系曰卿幾敗我面神意自若　擊齒　公羊曰宋萬擊仇牧齒著門闔　折臂　晉羊祜字叔子折臂為三公　抵罪　漢書傷人及盜抵罪　去職　晉祖士約少典選舉妻無男而妬不敢違忤夜寢於外為人所傷約求去職詔不聽司直劉隗劾之宜貶黜詔又不許　不敢傷　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不重傷　左傳君子不重傷　折右肱　易折

其右肱　傷厥足尚書厥足用傷　折脇拉齒范雎　斷鼻傷脣漢博士申咸毀薛宣宣子況賂客楊明痍破咸於宮門外斷鼻傷脣使不得為近侍中丞奏況及明皆大不敬棄市廷尉直議咸遇人以不義而痍者與痍人罪同況竟減死痍音侈以杖毆擊腫起青黑而無瘡瘢曰痍

死傷橫道邴吉字少卿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羣鬬死傷橫道吉不問吏問之吉曰人相殺長安京兆尹所職宰相不親小事人服其知大體也　死傷積野李陵書　頭壁俱碎藺相如　冠帽傾脫　胥怨　相傷　肆其一怒　合則兩傷　雖未及死　且莫能傷　既奮李陽之拳　乃折羊公之臂　凡過而殺傷者以民成之周禮

藥人

原祭地左傳申生獻胙公祭地地墳與犬犬斃　毒涇左傳晉侯帥諸侯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寘堇國語驪姬寘堇於肉注堇烏頭也　飲鴆左傳成季以公命命僖叔使鍼季鴆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　噬腊遇毒易　害人聚毒　害物之心　毒人之罪　包藏禍心　合聚毒藥

誣人

原游辭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　僞辯行僻而堅言僞而辯　心勞尚書曰作僞心勞日拙　情僞　厚誣左傳鄭賈人曰吾小人不可厚誣君子　矯誣反坐

爾詐 予欺 飾虚 行詐 詐謀 姦計 如簧之舌詩曰巧言如簧 鑠金之口衆口鑠金 不當受殃月令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非誣勿坐漢宣帝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皆勿坐 辭爲憑虚 罪宜閱實

增女誣母漢宣帝時陳留一老人年八十餘家富無子祇一女適人其妻卒翁復娶一妻生一子翁死其妻育數年前妻女欲奪其財物誣後母所生非我父子郡縣不能斷聞於臺省時邴吉爲廷尉乃曰吾聞老人之子不耐寒日中無影時八月中命取郡中同歲小兒均服單衣唯老人之子畏寒變色又令與諸兒同立日中唯老人之子無影遂奪其財物歸後母之男前女服誣母之罪

盜誣人宋錢惟濟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

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箸因語之曰他人行刀則上重下輕今下重上輕正汝自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乃服

原興無妄之辭　明巧訴之咎

殺人

原漢法殺人者死　賈制後漢賈彪為新息令土人貧困多不養子嚴為刑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城北有婦人殺子彪出按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常理母子相殘背天違道遂北行按驗　人患禮記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尸僵文選曰睚眦蠆介尸僵路隅言遊俠之徒殺人　莫大之罪周禮　無赦之刑死刑　杯酒相讎古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不忌為賊左傳殺人不忌為賊　狂易得減漢陳忠字伯始上言

狂易殺人得減重論事遂施行也

椎埋為奸 漢王溫舒少時椎埋為奸注椎殺人而埋之

劉普不責 魏志劉曄字子陽父普母疾困臨終曄年七歲兄渙年九歲母戒以普侍人有諂害之性必亂汝家汝能除之則吾無恨曄年十三謂渙曰亡母之言可行矣即入室殺侍人出拜母墓普怒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擅行之罪普異之不責也

增以俎壺投 左傳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以俎壺投殺人而死

嚴挺之子 唐書嚴武母裴氏不為父挺之所容獨厚其妾英英武始八歲以鐵槌就英寢碎其首左右驚白曰郎戲殺英武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兒故殺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眞嚴挺之子也

原秦舞陽十三殺人

告人罪 匿名併入

原請名 魏典農劉廙竊於禁內射兎其曹張京投書言之帝匿京名送廙付獄高柔字文惠為廷尉請告者名帝怒曰吾豈妄收廙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不敢毀法帝乃下京名各當其罪

請本 時魏有投書誹謗太祖欲得其主國淵字子尼請其本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募讀二京賦者果得罪人

投匿名書 漢趙廣漢為頴川太守惡相朋黨乃許相訐或匿名相告罪者置缿筩令投書於其中缿筩乃瓦器也

有敢告字 漢王嘉上疏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百姓徵驗章文必有敢告字乃下

增斷匿名告人 宋王安禮神宗時知開封府時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帝付安禮曰亟治之安禮驗最後一書又加三人有姓薛者安禮喜曰吾得之矣呼問薛曰豈有素不快於若者耶曰有持筆求售者拒之怏怏去其意似見銜即命捕訊果其所為也即梟首於市

從坐

原夏誓夏書甘誓曰予則孥戮汝**漢律**鼂錯曰罪人不孥文帝除收孥律**淪胥**詩曰淪胥以鋪**連坐**漢王溫舒為河內連坐千餘家**巢毀**漢孔融被誅二子年八歲端坐不起人問之二子曰安有巢毀而不破卵者果并見殺**荀氏女**魏荀芝為穎川太守劉子元妻坐死何曾使陳咸上議云一人之身內外受辜請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從之**王淩妹**魏郭淮字伯濟妻王淩妹也淩誅妹當從罪見收羌夷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五子泣血請淮淮不忍乃令追以書白司馬宣王云云宣王宥之**應侯席藁**史記應侯范睢任鄭安平為將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法任人所任不善以其罪罪之秦昭王恐傷應侯意乃下令

有敢言鄭安平事以其罪罪之

義合不坐 漢淳于長封定陵侯坐大逆小妻及姑等六人事未發時已出或改嫁翟方進何武以犯時為論廷尉孔光曰夫婦義合云云詔從光議

劉廙復位 魏太祖時劉廙弟與魏諷謀反當連坐陳羣字長文為言之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使復位

兄弟不及 蜀志麋竺為安漢將軍弟芳為南郡與關羽攜貳叛歸孫權羽兵敗被殺竺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不相及崇待如故也

子妻應坐 魏毋邱儉誅子妻荀氏應坐詔聽離婚詳刑法總載

增為三互法 漢靈帝以州郡相黨為三互法

原申商相坐法 刑法志韓任申子恭用商鞅著相坐之法參夷之刑

趙張連坐法 漢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故縱所監臨部連坐之法注云部內有罪并連坐也

相代罪

原許代 後漢陳忠字伯始為尚書奏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皆施行 請代 漢安帝時尹次史玉殺人次兄初玉母軍請代命因縊而死尚書陳忠議活次玉應劭駁回議曰名忽死子糾孔子曰如經於溝瀆見父非錯刻峻遂自殞其命班固曰不如趙母指括全宗今殺無罪之初軍活當死之次玉此謂求生非謂代死也詳議讞一 增一門爭死 漢孔融匿張儉事發與母兄三人一門爭死詔坐兄褎罪詳議讞二

猜認

原卓茂馬 漢卓茂字子康為丞相史出行有人認其馬心知其誤默解與之牽車而去謂之曰汝若

自得馬當以此馬詣丞相府後主得馬乃詣府叩頭謝還之

劉寛牛 漢劉寛字文饒為司徒有人失牛就寛車中認之寛下車步歸頃得牛還謝曰慙負長者寛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幸勞見歸何謝之有

同舍金 漢直不疑同舍郎亡金疑不疑不疑乃買金償之後乃明也

鄰舍絳 陳重重在郎署有郎誤持鄰舍郎絳去主疑重重不自申説市絳還之後郎還絳事乃白

承宮禾 承宮字子少避地於象陰山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爭推與之也

曹節豕 魏曹節字元偉鄭人有亡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爭後主得亡豕乃慙送謝節節笑而受之

冢間得脯 晉桑虞字子深嘗宿逆旅同舍失脯疑虞盜之虞解衣償之主人曰多恐狐貍偷去乃將脯主至冢間得脯客還虞衣虞投而不顧

冰下得犢 朱沖字巨容少有至行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於

冰下大甎以犢還沖沖竟不受

張儀盜壁詳冤獄二

杜宣疑蛇風俗通應郴為汲令賜主簿杜宣酒壁上懸弩照於杯影如蛇

子幹墾田稻鍾離牧字子幹墾田二十畝臨熟縣人認之遂以稻與之縣長名民繫獄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僕自行法牧遂出裝還山陰長釋民自止之民慚舂稻得六十斛米還牧牧不受民置於道旁無取者

長翔墾田稻郭翻字長翔家貧無業欲墾荒田先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作及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寧令聞以稻還翻翻不受

錯誤

失入失出併入

原誤宣孫章誤言兩報重詳議讞二

失傳　失辭　失口　增刑

僣左傳刑僣則懼及善人

罰奕入人之罪罰既奕於躬行

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

謂曲入人罪也　私曲容阿黨謂獄官以私恩曲斷也　容姦輕典容姦　惠暴殺人不死傷人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詳寬刑　原謂上為君夏侯勝質樸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以是親信之也　以十為百後漢詔賜降胡縑以十為百帝怒將笞郎僕射鍾離意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懈怠為愆則臣位大罪重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乃復　寧失不經

罪分故誤　罰有等差　法有誤論　過宜情恕

情匪誣欺　法當開釋　必先問罪　方可原情　情匪哀矜　理乖明啟　誠非巧詐之辜　謂寬過誤之戾　事雖乖於審慎　情宜異於矯誣　事雖昧於冊

思　過宜寬於無簡　愼非石氏雖慙數馬之能　誤
比鍾離宜恕賜縑之謬
文字誤
原失傳有司失其傳也　踳駁紕繆　闕疑　改正　掌以簿書
誤於文字　一馬之闕　三豕之疑　十以為百
五而闕一　亥豕之疑　魯魚之誤　寧免毫釐之差
不容筆削之改　書馬闕文責寧加於石建　賜縑
過數罪亦捨於鍾離

使吏供巳

原司馬市買　漢蓋寬饒為左司馬在部常為衛官繇使市買衛尉私使寬饒饒以令詣府上辭尚書責問衛尉由是不復私使候司馬

主簿迎醫　晉陶侃盧江人為郡主簿太守張夔妻有疾將迎醫請行曰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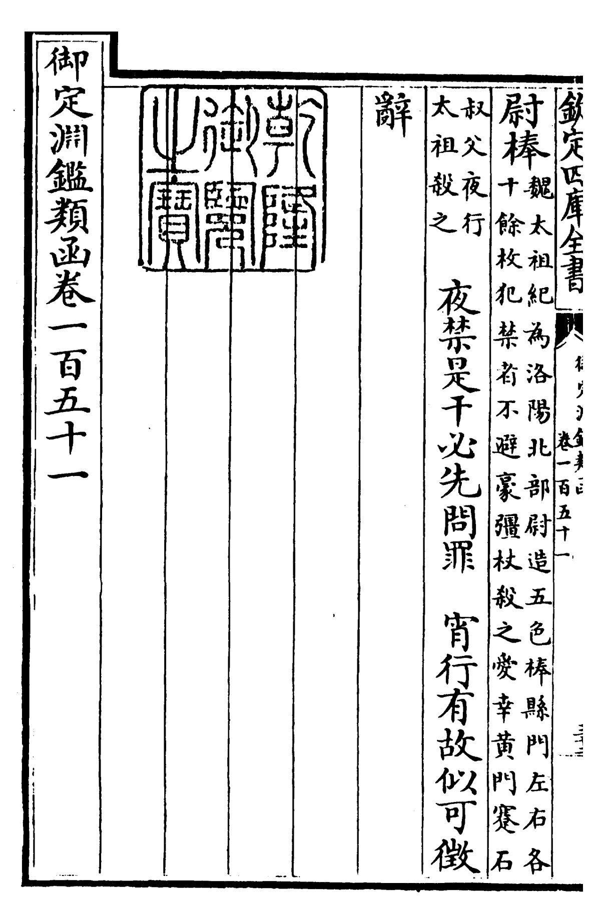
護視家事　漢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多使守吏自給車馬往茂陵護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為妻先引也

遣修園宅　晉王戎為荆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

增私役門卒　唐鄜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殿中御史李乾祐曰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意解

犯夜

原號戒夜三鼚以號戒注鼓也謂夜三擊鼓以巡戒之也鼚音戚　扞掫說文曰掫夜驚守有所擊也　露浥詩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星行御星行者禁宵行者游者御亦禁也　警巡西京賦曰警夜巡晝　警守周禮夜事謂夜警守之事　夜獵漢李廣將軍夜獵還灞陵亭長呵叱之　暮歸晉王承字安期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有犯夜者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暮承使吏送歸家　分夜以星分夜　不時周禮禁行作不時者注謂晨行者　抵禁抵冒街禁　犯禁　國禁　官禁　詔夜士以詔夜士夜禁注禁行也夜士巡夜之士　掌夜時周禮司寤氏掌夜時注謂早晚時也　亭吏呵漢李廣嘗從人飲還至灞陵亭亭長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為也止廣宿亭下　部



尉棒魏太祖紀為洛陽北部尉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犯禁者不避豪彊杖殺之愛幸黄門蹇石叔父夜行太祖殺之

夜禁是干必先問罪　宵行有故似可徵辭

乾隆御覽之寶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三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錄監生臣宋鏡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二

政術部三十一

象刑　肉刑　贖刑　杖刑　鞭朴　徒刑　流刑　死刑　族刑　罰親　公族刑　罰故不齒　財產沒官

象刑一

原惟明非古　書曰象刑惟明者孫卿謂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之謂者哉　犯臏以墨冡其臏畫之犯劓以赭著衣非草屨非生於治古乃起於亂今按刑法志曰善哉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論以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注純緣也以為治古無肉刑亦不得象刑矣注言人不犯法

則象刑無所施也人或觸罪而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故象刑非生於理古而起於亂今也注言今人惡刑之重因推言之上古如此也其實不然

畫墨汚瀦 漢武詔曰古者異衣冠象而人不犯注云畫墨者幪巾也　王莽太傅唐尊出見男女不異路尊下車以象刑赭瀦汚其衣莽聞說下詔申飭公卿令思齊封尊平化侯

上刑赭　下刑墨 尚書大傳曰唐虞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理下刑墨象純幪巾也

象刑二

原唐虞象刑 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

不使冠飾 周禮害人者不使冠飾注墨幪也

不虧其體 圜土之刑人也不虧其體

畫跪當黥 愼子

草纓當

剕又曰有虞之誅也以草纓當剕　屨屝當刖　艾韠當宮案晉刑法志曰犯黥者皁其巾犯劓者丹其服犯臏者墨其體犯宮者雜其屨大辟之罪殊刑之極布其衣裾而無緣領　畫衣冠異章服刑法志　犯墨者蒙帛巾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帛巾　犯劓者赭其衣尚書大傳　犯臏者㡟其臏又曰犯髕者以墨㡟其髕處而畫之　犯大辟者衣無領又曰犯大辟者布衣無領

肉刑一

增尚書大傳曰非事之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攘竊傷人者

其刑劓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宫降叛寇賊劫掠者其刑死注曰非事而事之令之所不當得為也攘竊也　尚書舜典曰象以典刑注曰典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宫大辟也又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　説文曰黥刑在面也禮統曰劓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臏刑法金勝木去其節目也　白虎通曰臏脱其臏也　漢書曰黥劓之罪不及大夫故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器君也大夫近

於君也　又曰漢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　晉令曰奴婢亡加銅青若墨黥黥兩眼後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橫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廣五分　唐通典曰梁制刼者身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黵都咸反靣為刼字十四年又除黵面之刑　周禮司刑職曰刖罪五百鄭注曰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也

肉刑二

增家語曰季羔為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

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繼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決獄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

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者其惟子羔乎 史記曰孫臏與龐涓同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陰使人召孫臏臏到恐其賢以刑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而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以為奇遂竊載與之齊焉

肉刑三

原詔除 議復 漢文帝除肉刑詔曰夫斷肢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楚痛之甚也 續漢書

曰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建議不可乃止

葵智　**屨賤**　左傳曰鮑宣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又曰齊景公繁刖刑有鬻踊者故晏子曰踊貴屨賤

斷足　**斬脛**　左傳曰褚師聲子輒而登席衛侯怒曰必斷其足　尚書曰斬朝涉之脛

離刀鋸　**忍刻截**　孔融肉刑議曰一離刀鋸終身不齒　袁安議曰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勦絕之悲

秦施上服　**苗作虐刑**　秦酷以施上服之刑案周禮上服剕墨也下服宮刖也　呂刑曰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為劓刵椓黥注曰苗人始為截刵割劓椓陰黥面故為虐也

四肢重罰　**五虐峻刑**　文選曰重罰肉刑也　五虐即上五刑

彊鉏不衛　**鬻拳自納**　左傳曰鄭伯刖彊鉏君子謂彊鉏不能衛足　楚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

以自納於刑

卞和獻玉　郈氏爭田韓子曰卞和獻玉於楚王王使工者相之奏王曰石也王怒刖其足　左傳曰齊懿公與郈歜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掘而刖之而使歜為僕也

想踊貴之時俗由是敝　念鼻醜之曰人何以堪　苗民作而降咎垂誡呂刑　文帝廢以從寬稱仁漢牘呂刑曰令爾何懲惟時苗民斷制五刑上帝不蠲降咎於苗注曰謂苗人作五刑天乃滅之　漢文帝去肉刑用笞罰文選曰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也

肉刑四

原墨辟辟刑也墨謂刻其額而涅以墨　劓辟截鼻曰劓　剕辟刖足曰剕　宮

辟宮者次死之刑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　極於病呂刑曰罰懲非死人極於病注曰刑以懲罰過非殺人也極於病苦者使之莫敢犯也　增天且劓易睽六三曰其人天且劓注天去髮之刑劓去鼻之刑也　原不復屬漢緹縈上書曰刑者不可復屬屬連也　報虐以威尚書曰皇帝哀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注曰皇帝舜也言遏絕苗人　名輕實重魏陳羣議除肉刑加以笞名輕而實重名輕易犯實重傷人是重人骨肉而輕人性命也　彰罪知恥晉曹彥議曰鑿顛抽脅玩常苟免犯法乃衆黥刖彰罪而民知恥也　劓象七政尚書德刑考曰劓象七政日月五星應政變易也　臏象七精又曰臏象七精七宿昏中變易節氣之精也　墨象斗度並德刑考　臏去節木禮統曰臏刑法金也

墨罪五百周禮曰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 增劓罪五百 原宮罪五百 刖罪五百 殺罪五百死刑也已上並周禮司刑職 墨者使守門周禮掌戮職鄭氏注曰黥者無妨於禁御也 劓者使守關鄭氏注曰截劓亦無妨以貌醜遠之也 刖者使守囿鄭氏注曰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 宮者使守內鄭氏注曰以其人道絕也 增墨者法火之勝金 原劓者法木之穿土 臏者法金之剋木 宮者法土之壅水 大辟法水之滅火

肉刑五

增對唐白居易議肉刑對曰漢除肉刑迨今千有餘祀其閒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文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緹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箠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為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刵劓椓黥刖之類

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耶此臣所謂徵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舍順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況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也徵之於實既

如彼酌之於情又若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

贖刑一

增尚書舜典曰金作贖刑注曰誤入刑者以金贖罪 晉律曰其年老小篤癃病及女徒皆收贖 又曰諸應收贖者皆月入中絹一疋老小女人半之 又曰以金罰相代者率金一兩以當罰十也

贖刑二

增家語曰魯國之政贖人於諸侯皆取金内府子貢贖

之而辭不取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不可施於百姓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貧者多贖人受内府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已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晉書曰王宏有政績為河南尹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功績聽以贖罪論　又曰烈王無忌閬王承之子也承為荆州刺史王廙所害江州刺

史褚裒當之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讐拔刀將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御史中丞車灌奏無忌欲専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當以體國為重豈可尋繹由來以亂朝憲主者其申明法令自今以往有犯必誅於是聽以贖論　唐書曰僖宗乾符三年赦應殘疾篤疾犯徒流罪或是連累即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

原入粟　輸錢 漢張敞言國兵在外穀度不足願令有罪非盜受財殺人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蕭望之及李彊議曰粟以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得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竟不施敞議詳贖刑五　後漢虞詡為僕射時長安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論之詔下切責州縣也

罰金　出縑 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中渭橋有人從橋下出乘輿馬驚釋之奏當罰金詳議讞二　續漢書建武初令天下繫囚減罪一等出縑贖罪輕重各有差

解左驂　入半縑 史記曰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見而解左驂贖之　後漢明帝詔亡命者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縑三十匹鈦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城旦至司寇五匹未發自告半入贖

誅匈奴　捕安世 後漢竇憲字伯度有罪請誅匈奴以自贖乃拜車騎將軍有功遂勒銘燕然山　漢丞相公孫

賀請捕米安世以贖子罪子敬聲也西京賦曰丞相欲贖子罪云云

增 伏斧鑕 獻金馬 晉高祖怒閩王昶不避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弼下獄元弼俯伏曰昶夷貊之君不知禮義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鑕以贖昶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 唐書曰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久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部落驍熊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

原五罰有赦 百身可贖 尚書曰五罰之疑有赦注曰出金贖罪 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贖刑四

原官婢 漢書曰太倉令淳于公犯法當刑其幼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

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文帝哀憐之乃下詔除肉刑

官奴 晉殿中帳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匹罪應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撾登聞鼓求為官奴以贖父罪時議者欲減廣死罪以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右丞范堅駁曰以殺止殺小不忍而輕易典刑人之愛父誰不如宗此為施一恩於今開萬怨於後遂正廣刑

權輕重 輕重諸罰有權

免刑戮 免於刑戮

誤者之試 張斐律序曰贖罰誤者之試

穆王訓夏 周穆王訓夏贖刑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

貢禹請除 貢禹請除贖刑之法

金罰貨罰 周禮職金掌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注以金以貨贖罪者也入於司兵以給兵及工直也

百鍰千鍰 罪贖以百鍰重倍加至千鍰也

增赦疑

從罰　尚書曰五刑之疑有赦五刑不簡正於五罰注曰罰贖刑也五刑有疑則赦之從五罰言降而從輕也

以官爵贖　唐王忠嗣數上言祿山且亂李林甫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帝怒台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乃解

推父廕贖　裴潾本傳曰潾再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衡父廕贖金公成受財不訴以赦免潾議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廕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

原贖死金二斤　晉律注曰謂其五歲以下一等減半四歲以下一等減半

贖囚金四兩　又曰贖罪因罰金四兩

諸侯不敬皆贖論　又曰凡諸侯上書言及不敬皆贖論

八議得減

皆收贖又曰諸侯應八議以上請得減收留贖勿髠鉗笞也已上并晉律 入錢五十萬減死漢武帝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 買爵三十級免罪漢書惠帝紀曰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案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縑矣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尚書吕刑下同 剕辟疑赦其罰惟倍 剕刑疑赦其罰倍差孔傳倍差又半五十鍰也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黄鐵也

重罪入甲兵輕罪入楯革管子桓公謂管仲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對曰未可君使甲兵贖死制重罪入甲兵輕罪入楯革小罪入半鈞也

贖刑五

增議漢蕭望之入粟贖罪議曰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

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恵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邉之役民失作業雖户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增疏漢貢禹除贖罪法疏曰孝文時賈人贅壻及吏坐

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武帝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

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輙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

賢舉實廣而天下治矣

杖刑一

揩後漢紀曰明帝時政事嚴酷公卿皆鞭杖左雄上言九卿位次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晉春秋曰諸葛武侯杖二十以上皆親決宣王聞之喜曰吾無患矣　三國典略曰齊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廣慎方雅習於吏職神武嘗稱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初為

定州刺史開府王迴洛關督獨孤拔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案舉其事二人上言潤出送臺使張魏文登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宣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內外所知不為非法朕信之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何足可道鼠輩輕相間構理應從斬猶以舊人未忍致法迴洛決鞭二百拔宜決鞭一百　隋書曰庫狄士文拜真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一百步送還京僮隷無敢出門　唐書

曰開元二年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敕朝堂杖之黄門侍郎張廷珪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可殺不可辱也　又曰開元中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言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也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今伷先不可又輕決罰上然其言

嘉貞不說退而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又曰王遂為浙西觀察使每有笞撻其杖率過常制既過禍監軍使封其杖來獻命中人出示於朝以作誡　五代史曰劉銖用法刻甚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齊下又謂之曰合歡杖

杖刑二

原法杖晉令曰應得法杖者以小杖過五寸者稍行之應杖而髀有瘡者䋫髆也增白挺大杖也創杖架唐宇文融以夏楚大小無制始創杖架以高卑度杖長短又鑄銅為規齊其巨細罪不加李封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巾以辱之懸棒四門魏太祖為洛陽北都尉治四門作五色棒懸門左右有犯共斥徐有功初為蒲州司法以寬為治不施敲朴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迨報滿不杖一人職事亦理原生荊長六尺晉令曰杖皆用荊其長六尺制杖大頭圍一寸尾三分半傅咸受罰太重傅咸傳曰楊濟與咸書曰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太重相念杖痕不耐風寒宜深慎護云云違拒上命財加罪黜傅咸荅楊濟與書云上梢雲根下拂地足世說曰桓溫在荊州全欲

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閤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梢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曰我猶患其重桼式桓歆小字溫第三子仕至尚書

丁郴不就郎杖之數十 三輔決錄曰丁郴字叔春選為郎託疾不就詔問實病否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耳世祖怒杖之數十詔問欲為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詔出之

白衰表山濤詔杖五十 王隱晉書山濤傳曰武帝以山濤為司徒頻讓不許濤出徑歸家左丞白衰奏違詔杖衰五十

鞭扑一

原親扶 左傳宋司城子罕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

枉笞 楚相枉張儀盜璧笞撻之

詳拷訊 **示賊** 左傳齊襄公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過賊於門袒而示之背 **笞奏**

仙婦笞奏 **撾吏** 後漢常林夜撾吏詳拷訊 **鞭督** 晉書曰魏明帝令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

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又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也 **鞭刑** **箠令** **笞罰**

笞令 **增蒲鞭** 續漢書曰劉寛為南陽太守遇民如子吏民有罪以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繫笞 **笞訊** **原撻伯禽** 成王有過周公則撻伯禽 **鞭師曹** 左傳

魏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 **使受撻** 史記曰吏過笞撻陳餘餘欲起

張耳躡使受笞去耳責餘曰令見一辱而死一吏乎 **增鞭圉人** 左傳子般怒鞭圉人犖公曰不

如殺之是不可鞭能投蓋於稷門 **原撻之流血** 禮記 **鞭之見血** 詳示賊注

七人而畢 左傳曰楚子玉治兵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一抶何傷** 左傳曰齊懿公奪閻職之妻而使職爲參乘邴歜以鞭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敢怒一抶汝庸何傷

加笞減笞 漢景帝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者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也又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二百曰百 **無得更人** 漢景詔當笞者笞臀無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由是笞者得全 **未嘗撻人** 漢朱邑爲桐鄉嗇夫未嘗撻辱人

增鞭作官刑 舜典孔傳曰爲辨治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 舜典孔傳曰楚扑也爲教官之刑 **夏楚收威** 禮樂記篇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撻以記之** 尚書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許嘉免父** 汝南先賢傳曰許嘉年十三父給亭治道坐不

竟當得鞭嘉叩頭流血請得免由是感激讀書

立秋施鞭扑　馬融曰立秋乃施鞭扑

竹箠長五尺　刑法志曰諸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也

生革去四廌　又曰鞭皆用牛皮生革廌式法鞭生革去四廌

徒刑一

原顧山　埽道　漢平紀曰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顧山錢月三百聽使入錢顧人入山伐木也　魏王凌遇事髡刑五歲當道埽除

伐薪　舂稾　伐薪三年鬼薪徒也舂稾徒役女子之刑

當完　驅就　漢張蒼定律諸當完者完為城旦驅以就役

徒刑二

原斷徒　配役　施職事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　弛刑徒漢郕吉使女徒復作弛刑徒注曰不私鎖但責保　役重罪周禮曰凡萬民有罪者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月役則宥而教之注曰役者使給百工之役也　計徒庸左傳士彌牟營城周計徒庸慮材用以令役於諸侯　城旦三歲張蒼定律諸當髡者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入於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逃亡及耐罪以上不用此令　司寇二歲詳上　任之以事周禮曰司圜職掌收教罷民任之以事　役諸司空大司寇職曰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云云　收教罷民周禮司圜職曰掌收教罷

民謂恐人不從化

聚教罷民 周禮司寇職曰以圜土聚教罷民

髡頭衣赭 風俗通曰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卒罪髡負土赭衣後遂繫息令皆髡頭衣赭

秋落之象 張斐曰髡刑者秋落之象也

許歷完士 王粲曰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令之四歲刑士也

劉楨輸作 典略曰魏太子嘗宴文學酒酣命夫人甄氏出拜衆人咸伏而楨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楨減死輸作也

有罪皆耐 漢惠詔上造以上內外公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皆耐為鬼薪白粲注曰城旦謂旦旦起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徭役但舂作米四歲刑鬼薪取薪給宗廟白粲令擇米皆三歲刑也

有爵不奴 周禮凡有爵者七十者未齔者皆不為奴有爵謂命士已上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此司厲之職也

于役計年

就役計日

增豬突

豨勇 漢書曰匈奴侵寇王莽募天下囚徒名曰豬突豨勇服注曰突者逐也能觸突人故取以為喻也

私罪以上 唐徐有功時有詔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復論有功奏陛下寬殊死罪已發者原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令赦前之罪不自首者還以法論則恩雖布天下而罪不能貸臣為陛下不取也

死罪以下 五代梁乾化二年德音降死罪以下因罷徒役

原英布為黥徒 漢書黥布傳曰人相布當黥而王果坐法徒驪山後封九江王

曹宗為城旦 曹參傳曰參世孫宗有罪免為城旦

上罪三年而舍 司圜曰能改者云云

中罪二年而舍 下罪一年而舍 并周禮司圜職

男子入於罪隸 司厲職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

圜土罰人而不

虧財周禮司圜職曰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注言罰人但任之以事耳

徒刑三

增判文苑英華流人降徒判曰曼倩持法恭聞至理之名公閭在官雅得平反之譽與其失善寧可利滛頃以澤被寰中風行水上象雷雨以作解自昆蟲而必及五流之罪恩降一至於徒年三肴之條會慮復加於清雪渙汗無咎咸與惟新大理以慮合從寛雅符平典刑部以徒非本坐何太深文

流刑一

增後魏書曰高聰有罪恕死徙平州為民屆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兎將獻託聰為表高祖見表顧謂王肅曰那得復有此才而朕不知也肅曰高聰北徙此文當其所製高祖悟曰必應然也　隋書曰王伽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太辛苦吾欲

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否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至期却吾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異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前而赦之擢伽為雍令　刑法志曰太宗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寖少焉

流刑二

原縞武　青衣禮記曰玄冠縞武不齒之服注曰所放不率教者　漢書文帝紀曰淮南王長

謀反徙蜀青衣 增降為流 免以配 唐太宗時房元齡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徙者七十一 明皇時詔曰徙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繫械杖古以代肉刑也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 原辭窮兩造既明豪奪吾人 流宥五刑自宜遯離爾土 聖代好生既宥爾以遠也 小人懐土尚於我有尤乎 四裔是投罪輕重而不等 五流斯宅居遠近而有差

流刑三

原不韋 司馬遷答任安書曰不韋遷蜀世傳吕覽 莊舃 莊舃曰越之流人去人滋久思人滋

深

黜惡 禮 流凶 四凶 播棄 譴謫 流放 投荒

徙不毛 孔明曰徙不毛之地 禦魑魅 左傳曰投之四裔以禦魑魅 分北

三苗 書 流宥五刑 書注曰謂君不忍刑放宥之於遠也 舜流共工 書曰

舜流共工于幽州 緩死申恩 移人禦魅 流在裔土 以

實裔土 國語 虞翻徙交州 吳志虞翻性疎直孫權怒徙交州雖處罪放講學不倦上

書曰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云云 蔡邕徙朔方 後漢蔡邕傳初邕與司徒

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

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

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

尚書召邕詰狀論棄市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

朔方邕報楊復書曰昔徙此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常武至三歲近者歲餘皆得旅返自知罪戾不敢慕此去父母之邦　徙瘴癘之鄉　居檮杌於四裔左傳指四凶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舜典孔傳曰五等之罪亦有三等之差四裔九州中國也　放讙兜于崇山以變南蠻

流刑四

增表唐陳子昂為將軍程處弼謝放流罪表曰臣無敎訓家有逆子臣合湮宗滅族以顯國刑天慈哀矜放從流竄臣為慶賴已是非圖今月日遂蒙天恩以臣所坐

流刑特從釋放窮骸朽骨一朝再生踴躍章惶再崩再隕臣山東孤子朝無親故智識愚魯非有材能陛下超羣越輩崇以榮寵昔任郎將十有三年遂無涓涘一階升録自陛下踐極謬荷恩私冒寵叨榮超絶時輩越從郎將檢校將軍纔逾一年即加正授皆是宸眷非有因人寵渥崇隆莫與臣比臣之孤賤貴顯知慚臣又凶殃積罪甘投魑魅孤負陛下之恩永為遐荒之鬼肝腦塗地無以為酬豈謂天造曲矜恩及枯骨收骸溝壑反䰟

幽泉使魑魅窮魂重生聖日糞土残命不滅荒陬負德
戴恩萬死無報不勝感荷再生之慶

死刑一

增釋名曰斬蹔也蹔加兵即斷也　又曰獄死曰考竟
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也　禮記曰刑人於市與衆棄
之

死刑二

增家語曰郟谷之會齊侯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

公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有司速加法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　史記曰秦皇平六國制天下藏詩書及偶語皆棄市　後漢書曰張濟為河南令中常侍段珪奴乘犢車於道濟即收捕梟首懸尸珪門　唐書曰狄仁傑遷大理丞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死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為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

者文帝欲族之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等差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哉誤伐一栢而殺二臣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帝意遂解免死　又曰徐有功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　又曰興平縣人上官興因醉格殺人亡竄吏執其父下獄興自首請罪以出其父京兆尹杜琮以其首罪免父有光教義請減死配流王彥威曰殺人者死若許殺人不死是教殺人興雖

免父不合減死

死刑三

原議緩　贖疑易曰議獄緩死大辟死刑也死罪有疑即赦之罰千鍰以贖死罪也

莫大　無小死刑莫大之刑也書曰刑故無小　必當　不恨月令曰斬殺必當漢宣詔曰獄者萬人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　刑於市　肆諸朝上詳死刑一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謂公伯寮也

死刑四

原止殺書以殺止殺　制命書曰制長短之命　無肆掠詳拷訊　象

天之刑 書刑德考曰大辟之屬二百象天之刑 如水滅火 白虎通曰大辟謂死也如水滅火 磔之於市 刑法志曰中元二年改曰棄市注先時死刑皆磔之於市今改棄市 肢體分散 釋名曰車磔曰轘轘散也 齊王行車磔 孔叢子曰齊王行車磔之刑羣臣諫不聽子高見齊王曰聞君行車磔之刑竊謂下吏之過齊乃除車磔之刑 太公誅狂矞 韓子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賢者名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于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誅之周公曰狂矞天下賢者也何爲誅之太公曰矞也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 威王烹大夫 史記齊威王召阿大夫曰子譽言日聞是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簡子沈鸞徼 呂氏春秋趙簡子沈鸞徼于河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

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也是長吾過絀善也

誅伯鯀於羽郊 韓子曰堯欲傳天下與舜伯鯀諫曰不祥也孰以天下傳匹夫堯不聽舉兵誅之於羽郊

斬防風於會稽 又曰禹朝諸侯之君於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

少正順非而澤 家語曰孔子誅少正卯門人進問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五曰順非而澤此乃人之姦雄不可不誅

丁公為臣不忠 史季布傳曰丁公為項王將常窘高祖高祖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斬丁公以徇軍中曰令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斬之使後為臣者無效丁公

晉文斷顛頡之脊 商鞅曰晉文公斷顛頡之脊以徇晉國為其晚至故也

魏絳戮揚干之僕 左傳曰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

僕　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晉律注曰梟斬棄之於市者斬頭也令上不及天下不及地也考得其情竟命於獄詳死刑一念施行之後不可復生當結罪之前所宜惟恤　管蔡挾武庚作亂周公殺之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二叔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誅之　鄧析操兩可之說子産誅之列子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産執政作竹刑子産戮而誅之

族刑一

原刑法志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

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

族刑二

原及嗣　禍宗虞書曰罰弗及嗣　朱安世曰巫相禍及宗矣公孫賀及父子俱死獄

連坐　濫施　夏刑孥戮　秦法族誅尚書曰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漢朱浮與彭寵書曰族滅之計　在父兄之不知　豈宗族而相及

秦皇暴虐威以三夷　商紂毒痛罪及九族

族刑三

原罪人以族 泰誓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注曰刑及九族

誹謗者族 漢書高帝紀曰漢王元年沛公還灞上也十一月召諸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棄市

赤族之誅 及宗之禍 垣平夷三族 漢書文帝紀曰後元年冬十月衛士新垣平詐覺謀反夷之三族

荆軻沈七族 文選應劭注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沈没也張晏曰七族者上至高祖下至曽孫

以古非今者族 秦始皇本紀曰十三年丞相李斯奏曰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以古非今者族

威以參夷之刑 張衡東京賦曰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狀以大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注秦法一人有罪夷三族

溫舒罪至五族 漢書曰王溫舒為右輔行中尉遇有變告溫舒受員

騎錢它姦利事罪至五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壻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

高后除三族罪

高后紀曰元年正月詔曰合除三族之刑

族刑四

增表唐李嶠為百僚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為累表曰臣聞父殛子興聖賢忠厚之教身死宗戮末季陵夷之道或罰不及嗣或禍并其族淳朴既往惻隱不逮於昆蟲法令滋章網羅必及於𪇆卵天厭淫虐誕興明聖去貪殘而遂生育品物昭蘇哀獄訟而緩虔劉寰瀛愷澤在

子之旨固已刑於萬方拯物之心豈直解其三面日者亂臣干紀巨猾滔天將傾渤海之流且觸崑山之柱陛下傷涜涊之爲變弔管蔡之不臧法雷電之威誅而不怒用春秋之義斷必以情擢其髮而葬其尸殲其魁而宥其黨漢主三夷之族黜而不行秦皇九族之刑矜而莫用至若瓜連蔓託枝附葉隨或玉石難分或淄澠易混俱削嫌疑之迹并從寛大之文遷州貶縣纔示於小懲竄海投沙尚班於榮級則是大有造於羣兇也而聖

慈無已天澤愈隆並運四時乃錫造於平分之外不遺萬物尚加惠於曲成之表使枯朽之幹向秋而更榮窮涸之鱗在轍而能躍藏其疾而含其垢責其效而要其功雖魏士之私於外朝獲安反側商人之染於汙俗咸與維新無以匹此舍弘方斯滌蕩

罰親

原刑放左傳曰刑放於寵不隱左傳曰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

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注曰叔魚叔向弟也三罪為國施刑不可不正其餘以直傷義故疑之於義未安直則有也

議親 周禮八議一曰議親

數惡 詳上註叔向

血屬

義不掩恩 門外之理

威克厥愛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罪無掩蔽 禮

刑不頗邪 傳

大義滅親 左傳石碏殺子君子曰大義滅親

增貴戚必禁 月令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

原季子遏惡 公羊曰公子牙卒不稱殺為季子諱季子遏惡不為國諱緣季子之心為之諱君親無將將必誅也

緩追逸賊 穀梁鄭伯克段段失弟子道賤段而惡鄭伯鄭伯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猶曰取懷中而殺之宜緩追逸賊

不以父成刑 史記曰楚

王使石奢為治有殺人者犇追之則其父也曰以父成刑不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刎頸而死 不以

法貸人晉荀晞從母弟求為將晞曰吾不以法貸人將無後悔後果犯法晞斬之詳死刑二 君

子不黨 法家少恩 私不害公 愛而知惡 惟惡

是疾 雖親必誅 惟令是行 雖親不隱 宜准律

論 難從刑放 仁不遺親 義無絕愛 雖親惟立

愛 而法且斷恩 他人尚恩欽恤 本族難忘哀矜

敦既睦之情恩重掩義 行無頗之法公不滅私

周公垂涕而治管蔡之獄 季友歔欷而行叔牙之誅

增小慈失教鄭莊成叔段之誅左傳鄭伯克段于鄢譏失教也為法斷恩漢武可昭平之奏漢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尚帝女隆慮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預為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卒昭平醉殺主傅母廷尉請論決上曰吾弟一子又屬我垂涕良久曰先帝法令誣之何面目入高廟遂可其奏

公族刑

原死刑周禮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注曰王同姓有罪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親哭禮記曰骨肉之恩無絕親哭之增無絕詳上注獄成周禮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之三宥不對則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

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倫親疏之比也　原罪三宥詳上注　議八辟周禮八辟一曰議親之刑　無宮刑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不即市周禮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注曰刑於隱所也　纖剸亦告禮公族之罪其在纖剸亦告於甸人　有司正術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　磬于甸人記曰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　恩雖切於棣華　法宜除於蔓草　雖金枝可貴三宥必加　而玉律難容一成不變

罰故

原議故周禮八議一曰議故　刑故獄成刑故　申恩　屈法　雖久

要之難忘　有大故而宜棄　舊雖在於八議　法宜效於二天　惟惡是去雖舊必誅　惟法是行雖舊必罰　雖敦於念舊義在不遺　而奉彼正刑罪宜無赦罪或難掩法可行於二天　事苟足容刑宜緩於一割　崇姦獲戾大為防而猶踰　念舊廢刑小不忍而為亂

不齒

原廢以馭罪　周禮曰太宰以八柄馭羣臣七曰廢以馭罪注廢放也　降為庶人

書曰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注曰齒錄也

終身不齒　禮曰有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三年不齒　周禮曰凡害人者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也

元冠縞武　禮曰不齒之服詳流刑二

措不齒仕版　宋太宗端拱元年少府監言犯贓配役人郭冕等九人皆嘗任京朝官會赦當敘用上曰冕等贓吏不可復齒仕版止令釋遣之

財產沒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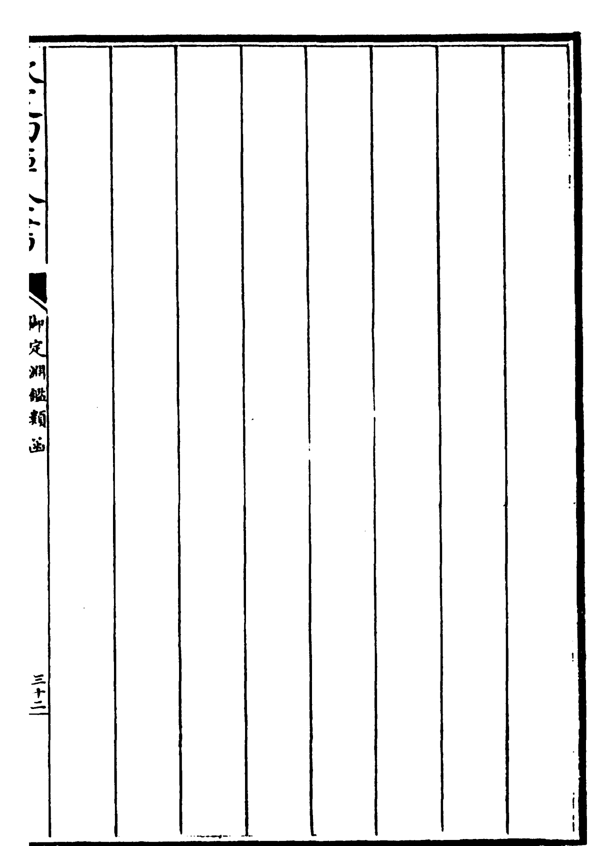
原馭貧　周禮曰太宰以八柄馭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謂其罪大沒入其家財也

沒入奪駢邑　子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當罪故不怨也

沒先居　列子曰宋人向氏學盜俄以贓獲罪沒先居之產也

抵於公法

沒以家財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二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五十三

政術部三十二

敖宥　宥過　改過　待罪　用法不平　淫酷　贓貨

赦宥一

原易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尚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又吕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又曰墨辟疑赦其罰

百鍰刑 詳讀

尚書大傳曰有過必赦小罪勿增大罪勿赦老弱不受刑有過不受罰故老而受刑謂之悖弱而受刑謂之尅不赦有過謂之賊故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與其增以有罪寧失過以有赦　周官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　又曰國君過市刑人赦　禮記曰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　爾雅曰赦舍也郭璞注謂放置也　漢舊儀曰踐祚改元立

皇后太子赦天下毎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命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吏傳廏車馬行屬縣解囚徒　管子曰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礦石也委轡必顛覆也礦石療疾也　增又曰赦宥者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易故惠者民之仇讎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原荀悅漢

紀論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後大過之代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後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　王符潛夫論曰或三辰有候天氣當赦故人從之施德也　望氣經曰黃雲四出注期五十日赦　風角書曰春甲寅日風高去地三四尺鳴條以上常從申上來為大赦期六十日應也　增又曰候赦法冬至後晝丁巳之日南風從巳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赦　原

裴頠集曰臣聞感神以政應變以誠故桑穀之異以勉
已而消漢末屢赦猶湊遲不反由此言之上協宿度下
寧萬國惟在賢能愼厥庶政殆非孤赦所能損益也

赦宥二

增家語曰孔子為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而繫之
三月不别其父請止夫子赦之焉季孫聞之不恱曰司
寇欺余曩告余曰為國家必先以孝令為余戮一不孝
子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其言告孔子孔子

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理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　原史記曰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死職也使少子往視之裝黃金千鎰長男請行公不許長男曰長子家督也今不遣是吾不肖欲自殺不得已乃為一封書及金令遺故所善莊生莊生乃見王曰某星犯某宿害楚德可除之楚王乃使使封三錢之府將為赦長男為王當赦

弟固當出見莊生曰弟今自赦固辭去乃取金莊生恥為兒子所賣乃入見王曰陶朱公子多賂王左右今赦恐失望王遂殺之載喪而歸　漢書曰宣帝元年詔曰迺者鳳凰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其赦天下　增又曰惠帝冠赦天下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　原東觀漢記曰吳漢疾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識知唯願慎無赦而已　增又曰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寛平章帝元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

前減死罪一等勿咎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伏惟大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咎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上善之即下詔赦焉　原謝承後漢書曰學中諸生與李膺等更相褒重莫不畏其貶議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憤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信

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多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　續漢書曰建武二年詔曰其赦天下惟殘賊用刑戮深刻獄多寃人朕甚愍之自今已後有犯者將正厥辜　袁山松後漢書曰賈彪字偉節遊京師與郭林宗李元禮等為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為準的黨事起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難不解即入關設方畧天子為之大赦　蜀志曰孟光字孝裕延熙

九年秋大赦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可權而行之今上仁聖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以惠奸宄禕顧謝而已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郭子曰孫秀降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姨妹蒯氏室家甚穆

妻嘗妬秀乃罵為貉子秀大不平之遂出不復入蒯氏自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語曰天下曠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否秀免冠謝遂為夫婦如初

增後魏書曰崔元伯太宗時郡國豪右大為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討之不能禁太宗乃引元伯及元城侯元屈等議赦之屈曰民逃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元伯曰王者治

天下以安民為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夫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不晚太宗從之　原北齊書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增又曰宋世良字元友為清河太守甚有善政天祿中大赦獄內櫓生桃樹蓬蒿亦滿無囚可赦唯率羣吏拜詔而已　隋書曰張煚為天

官司會與宗伯斛律斯徵素不協徵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遂踰而走帝大怒購之急購上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竄匈奴則南投吳越徵雖愚陋久歷清顯奔波敵國無益聖朝今者炎旱為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賴以獲免購卒不言

唐書曰太宗以法吏舞文尤留意於刑政每親録囚徒貞觀初時方發生乃悉放京城死罪繫囚徒歸家期以秋分還繫所因赦天下皆放之是歲天下死罪囚如期

而還者凡二百九十人太宗愍其奉法悉赦之自是犯法者鮮貞觀二年上謂侍臣曰凡赦宥之恩唯及不軌之輩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仁良昔文王作罰刑兹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朕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非常之恩施不可數將恐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　長編曰太平興國六年太宗十一月親享太廟合祭天地於

圜丘先是秦再思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葛亮任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彝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蜀漢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述上然其對赦宥之議遂定

赦宥三

原雲出 風來俱詳赦宥一 過市 入關上詳赦宥一下詳赦宥二賈彪 動籥 鳴條赦令將至擊室籥動詳囚三下詳赦宥一 大恩 小惠詳赦宥二郭躬諸葛亮 躬耕 親政王隱晉書曰泰始四年正月初立籍田丁亥上

率羣臣躬耕千畝大赦天下　吳志曰孫亮太平二年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天下始親政事

東狩　司馬彪續漢書曰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帝東巡狩至於岱宗柴望秩山川羣神大赦天下

南郊　王隱晉書曰惠帝元康六年正月辛酉上幸南郊大赦天下

河塞　漢書曰武帝元封二年四月臨決河塞河堤作瓠子歌赦所過徒

湖開　吳志曰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邊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

銀印　吳志曰孫皓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得銀印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改年大赦

玉璽　崔鴻前趙錄曰劉元海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歸元海蓋王莽時璽也獻者因增其三字元海以為已瑞大赦天下改元

升臺　設壇　司馬彪續漢書曰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

武於明堂祀畢升靈臺望雲物大赦天下　王隱晉書曰咸熙二年十二月帝乃設壇受命南郊幸太極殿前大赦天下

神光　芳氣　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詔曰朕祀后土神光三燭其赦汾陰殊死以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成帝咸康元年詔曰有司條典虔奉郊祀燔柴既饗芳氣清穆其赦天下令咸得自新

鶴留　鸞舉　漢書詔曰朕郊見上帝巡於北邊上見羣鶴留止光景並見其赦天下　又詔曰嘉瑞並見鸞鳳並舉其赦天下

烏啼　蠅集　宋元康中徙彭城王義康為豫章臨川王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笑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義慶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叩閤曰明日有赦後改為南州因作烏夜啼曲　秦苻堅為赦令客議王猛進紙墨有大蒼蠅聲甚厲集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中相告有赦推窮言者曰有一小兒青衣於市呼之須臾不見

增淼穢

蕩瑕上詳赦宥一　晉郭璞傳曰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揚德澤**木鳳**

金雞趙石季龍為詔以五色紙寫在木鳳口中轆轤回轉狀若飛羽　下詳赦宥二**雞竿**

鼉鼓西都賦天子御端門詔天下渙汗發澤與民更始建金雞於仗內聳修竿而揭起　唐文粹曰乃建雞竿伐鼉鼓帝命出皇恩普錫巽風作解雨

原甘露降　景星見漢書曰宣帝神雀二年二月詔曰乃者鳳皇集甘露降京師羣鳥從之以萬數其赦天下　蜀志曰後主景曜元年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

增封三錢　受八寶史記曰楚王每將赦常封三錢之府按三錢黃赤白金也虞夏商周金幣有此三品慮人逆知有赦者或竊盜故封之　宋徽宗大觀二年受八寶於大慶殿赦先是有以玉璽獻者名曰鎮國寶至是又得良工命作六寶以合秦制天子六璽之數與受命鎮國二

寶通曰八寶故有此赦

原詩詠蓼蕭 易稱渙汗詩序蓼蕭澤及四海 易渙汗其大號

赦過宥罪 議獄緩死上易解卦 下易中孚卦 開釋

昭蘇 欣戴 悅隨 天地發生 雷雨作解 天

慈有裕 王澤無偏 慶洽普天 恩沾率土 滌瑕

蕩穢 蹈德詠仁 政惟圖大 法在建中 仁必好

生 政焉用殺 數則不可 無之亦難 宜思委轡

之懷 兼追解網之德 浹歡躍於九域 飛渙汗於

萬方 弛秋霜之嚴威 流春澤之渥恩 萬方霑雷

雨之仁　四海及蓼蕭之澤　渙汗之恩殷湯解網
霈然之澤漢景措刑　發揮生成與歲更始　蕩滌邪
穢納人惟新　懲惡訓俗實在於嚴科　赦宥恤辜義
深於緩獄　習以生常則起為姦之漸　廢而不用何
成作解之恩　雷雨作解聖人開赦過之門　肆青騰
文先王明録刑之典　不用赦　請思礦石　無誘倖
門　事宜稽古　政貴相時　惠者人之仇讐　法者
人之父母　凱風無私養之暖　朝雲無偏注之潤

朱公之子無所用金　張成之男焉能傳刃　屬禍亂之際則貴自新　當休明之朝豈勞更始　滌惡蕩穢雖權道之攸宜　利淫惠姦豈倖門之可啟　小惠不行無忘武侯之議　大利是務盍遵管氏之言　民之多辟大為防而猶踰　邦有常刑小不忍而為亂

赦宥四

原效天 傳曰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　鏡古 緬鏡前古莫不攸遵　藉手 苟有藉手鮮不赦宥大國討小國也　洽心 舜典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更始 漢宣詔勵精更

始

布新除舊布新　肆眚春正月肆大眚赦其罪也　勝殘論語勝殘去殺

楚赦鄭伯楚莊王赦鄭伯見其肉袒　漢詔有司漢平帝詔曰赦令改行潔已有司多舉赦前事非重刑灑心自新之意也　隱赦行刑後漢周紆字文通刻削少恩為渤海太守每赦到輒隱蔽行刑罪畢乃出赦書坐免官　見原不出張磐字子石為交趾太守被誣入罪會赦見原不肯出獄詳赦宥二

增貫索夜見晉天文志曰貫索九星七星夜見大赦天下

驛馬夜流北史徐路傳曰徐路繫冀州獄別駕崔隆慰問之路曰昨夜驛馬星流計赦須臾應至隆宗遣人出城候焉俄而赦至　以召和氣宋仁宗天聖七年上曰朕不欲赦然舍是無以召和氣其大赦天下

務從寛大寶訓曰宋仁宗景祐四年上有事明堂將赦詔宰相文彦博曰卿等

廣詢民間利病著為條目務從寬大

曠蕩之恩 宋欽宗靖康二年子壻生故事嘗肆赦李綱言陛下登極曠蕩之恩獨遺河北河東及勤王之師夫兩河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勤王之師擐甲荷戈冒犯霜露而恩恤不及後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令赦廣示德意帝從之於是人情翕然

原省囹圄去桎梏 月令仲春 不以一眚掩大德 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叛而執之服而舍之 並左傳 舊染汚俗咸與維新 尚書

赦宥五

原詩沈佺期則天門觀赦詩曰聖人宥天下幽籥動圜

狴六甲迎黄氣三元降紫泥龍僮上西鼓振訊廣陽雞歌舞將金帛汪洋被遠黎　又答甯處州報赦詩曰書報天中赦人從海上聞九泉開白日六翮起青雲命偶恩先貸情孤枉未分自憐涇渭别誰與奏明君

原賦後漢崔寔大赦賦曰惟漢之十一年四月大赦滌惡棄穢與海内為始亹亹乎恩隆一作升平之道也寔覩而賦焉以為五帝異制三王殊事然其承天據地興設法制一也陛下以苞天之大承前聖之迹朝乾乾於萬

幾夕虔敬以厲惕然猶痛刑之未錯厥將大赦所以創
太平之迹旌頌聲之遠新邦家而更始垂祉美乎將來
此誠不可奪也方將披玄雲照景星獲嘉禾於疆畝數
蓂莢於階庭捫麒麟之肉角聆鳳凰之和鳴農夫歡於
時雨女紅樂於機聲雖羲皇之神化尚何斯之大寧
原詔梁沈約南郊赦詔曰朕昧爽夙興念兹理道而明
不燭遠弘之未易仰尋先烈思致升平自頃多故戎車
代有軍政國容事緒非一刑禮參用未致和臻向隅之

情永言增歎令郊禋載洽幽明允從恩崇嘉祉被之兆庶可大赦天下

北齊邢子才為受禪登極赦詔曰無德而稱化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心天地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朕以寡薄功烈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四海幅裂九鼎行出祭器無歸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若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内資明德纂成先業闢土服遠年逾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魏帝俯遵歷數念在褰裳遠

取唐虞終得脫屣實憂幽末巳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

誠守逾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氷有睠終朝始

發晉陽九尾呈祥升壇告天赤雀效祉惟爾文武不二

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光隆大業永言誠烈共

玆休慶然三皇存敎非易可免七名改祝庸可庶幾思

共億兆同始玆日

原教梁陸倕豫章王拜後赦教曰夫議獄緩死著在令

圖疑罪惟輕聞諸雅誥是以虞經惻隱流涕冬決鍾意

垂仁良矜寒送吾以虚薄夙頒寵章光宅襟險奄有全粤非有沛獻矜嚴空紆青組東平智思徒舉赤帷思所以仰述皇猷導揚弘澤遵彼下車譬兹解網

增表唐戴叔倫賀平賊赦表曰伏奉制書大赦天下雪滌寃累發生枯朽榮光被於草木和氣貫於華夷含生之徒罔不胥悦臣聞氣沴為妖蒙蔽二曜而祥風埽蕩無損日月之光狂逆亂常震驚四海而元功戡定不虧天地之大伏惟皇帝陛下文武繼聖聰明在躬協堯舜

之心崇禹湯之德清廟禮展圜丘敬申猶顧已以求瑕布恩澤以滌過康哉沛乎虞夏之盛典也　柳宗元賀冊皇太子禮畢赦表曰伏奉制書皇太子冊禮云畢恩與萬方同其惠澤者盛典斯舉鴻恩遂行凡在率土不勝忭躍伏惟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統建天下之本宗廟以安致萬國之貞兆人攸賴典冊既備慶澤載流既廣愛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緩刑而囹圄知感進勲而嗣續增榮崇教諭之方忠良是舉嚴賛相之禮賜與有

加旌孝悌以厚於人倫敬畏神而修其祀事況行禮之日則屏翳收蹟太陽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離之曜神化旁暢皇風遠揚自華及夷異俗同慶

賀南郊大赦表曰　宋宋祁

帝儀訖饗朝渙推恩飛驛疾傳庶邦叢慶竊以天郊之重國制有常凡萬乘躬行必三歲間往不煩不怠由列聖而持循以妥以虔合諸神而對越睿圖累盛縟典勤修恭惟陛下纂大合華執中布度抵金璧之美玩率儉示人收霜雷之嚴光措刑於下克勵

明德格於皇穹交薰太和冒我羣品遂自陽靈之宮往
會天元之旦羽旄四合垓陛參登上辟左琮之華合祛
而信祝祖絶宗題之次更侑而廸嘗拜嘉胙於席垂列
欽柴於雲表靈心合答熙典備成然後還坐中天之闈
普肆隨風之澤改頒大號崇冠初元昭神之祥祈命惟
永賞功赦罪責已逮瘵咸與維新牖民衷而遷善聿懷
多福道帝社於緜區　曾鞏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
赦表曰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

聖王克有全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謂先后創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儨祉發祥其德無可以稱思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寅畏嚴恭積之有素而齋明薰祓進而益虔在於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已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奏於宗祊柴燎之蒸焜於郊兆幽隱昭答神靈顧懷無疆惟休方寖昌於萬世不敢專享故敷錫於羣元稽參典彜定著赦令弛張從理同異稱情蠲罪眚而棄瑕疵錄勞能而

縱逋負顯晦咸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沖漠一人之慶遂及於跂蠕孚於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

王安石賀南郊禮畢肆赦表曰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接和臣聞道以饗帝為難禮以配天為至恭惟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奉璋之衆髦肇稱奠璧之新禮廟邃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旻福遂均於庶品振憂矜寡原宥眚災第五王以褒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

臣夙叨寵奬親值休成雖無與於駿奔實不勝於竊忭

宥過

原赦過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　獲宥左傳曰幸若獲宥　不宥尚書曰三細不宥注言三犯罪雖小不宥也

出輕繫禮盖夏出輕繫注輕罪若放出之　免刑　貸法　宥汝　計過　求瑕

赦從重禮記雖有重罪猶赦之　附從輕禮記附施刑也求出之故從輕

宥過無大書　改過無由史緹縈上書曰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

申恩屈法　議事原情　政先執禁　教在知防　情非抵冒　政尚寛仁

察貴用情　恕宜及物　孽既可逃　法將焉用

增細微之愆 漢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為郡督郵時部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合宜先清府內且闊畧遠縣細微之愆太守賢之遂任以遠事

觀過知仁 漢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過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原有旨無簡不聽 禮記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不以為罪也

執禁齊眾不赦 禮記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

況當弘貸之朝　宜用哀矜之典　抵

冒猶或哀矜　過失誠宜開釋　若寛前定之法　恐誘後來之姦　違法者若可原情　畜姦者盡求倖免　守正名之義當准法論　念觀過之仁則宜情恕　若踰矩之人如可捨也　則防姦之法將焉用之

改過一

原吾憂　自訟論語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内自訟者訟責也

叩首　洗心後漢宋果性悍喜與人報仇郭林宗諭以義果叩首後至并州刺史　後漢賈淑性險害邑里患之林宗遭母喪淑來修弔既而孫威直後至見林宗賢而受惡人弔不進而

去林宗遽追之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 不遠復

有令圖 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左傳曰泰公子鍼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 可微辨

不復行 禮記過失可微辨不可面數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見善則遷 有恥且格 易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 下論語 改

而勿憚 悔亦可追 君子能補 小人必文 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又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周處尋師 陳元孝母 晉周處為鄉里所患後知之乃改行詣洛尋師見二陸也 漢仇覽為亭長有陳元者其母告元不孝覽曰昨過廬舍蘺落修整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親至元家為陳孝道元後改過卒為孝子

宜嘉後覺 盍恕

前非　既反迷途　請寬昭憲　改行率德　徙善遠罪　應詩人補袞之歌　順周易牽復之義大選

改過二

原修省易曰君子以恐懼修省　怨艾孟子曰太甲悔過自怨自艾　憚改論語過則勿憚改　能改左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　引慝負罪引慝　省愆　燬欄陸遜字伯言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何用此為慮即時燬　改轍洗愆　無循枉枉不正也不正之事不循行之　無作非書曰無恥過作非　受責惟艱書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善補无

咎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

增兄弟相遜漢韓延壽為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爭田者延壽曰是吾化不行閉閤思過又告將解印訟者慙以田相遜願終身不爭

人退自責後漢魯恭為中牟令值人爭田恭為平理典直皆退而自責

禮義責讓後魏裴安祖弱冠辟州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明日兄弟相率謝罪州内欽服

景駿授經唐章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景駿嗚咽授以孝經於是母子感義

原令是昨非

朝過夕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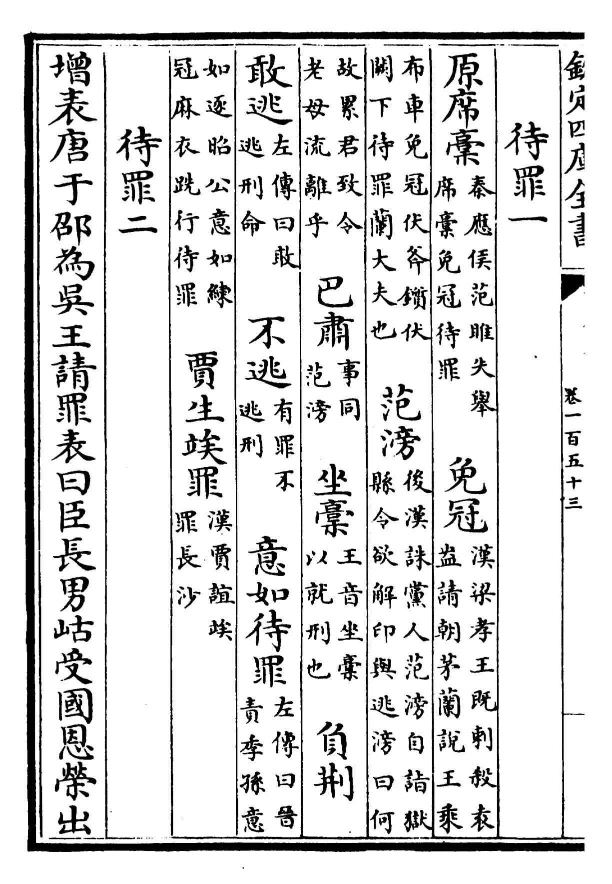
時有不仁未虧君子

過而能改則曰大賢

誰無能改善莫大焉

先迷後得臨事雖不三思

苟有必知陳苜明無二過



待罪一

原席藳秦應侯范雎失舉席藳免冠待罪　免冠漢梁孝王既刺殺袁盎請朝茅蘭說王乘布車免冠伏斧鑕伏闕下待罪蘭大夫也　范滂後漢誅黨人范滂自詣獄縣令欲解印與逃滂曰何故累君致令老母流離乎　巴肅事同范滂　坐藳王音坐藳以就刑也　負荊

敢逃左傳曰敢逃刑命　不逃有罪不逃刑　意如待罪左傳曰晉責季孫意如逐昭公意如練冠麻衣跣行待罪　賈生俟罪漢賈誼俟罪長沙

待罪二

增表唐于邵為吳王請罪表曰臣長男岵受國恩榮出

典藩翰不能昭宣聖理協和上下爰抵憲章自貽勦絶

臣年過歳制識謝平人徒以宗親昧於名教瞻闕庭而

待命佇荒陬以投畀頃者未明去就私喪心魂近以獲

奉刑名公聞信宿尚迴天鑒免諸市朝因其所流許以

自決且身首不異豈足謝於方隅而禮律所均尚未論

於家屬遂使九泉之下猶荷全歸三族之中欣承在宥

微臣朽老無階上答縱填溝壑雖死猶生

用法不平

原詩刺 詩序曰菀柳刺刑罰不平　文深 漢張湯文深意忌　抑彊 漢嚴延年為河南守其法務抑彊扶弱弱者雖陷法曲文出之豪彊者以文內之當生者詭殺之人莫之測也　疾惡 後漢朱暉為臨淮太守好節槩所拔用者皆厲行士諸報怨以義犯法者皆為求理多得出濟不義之因即時僵仆也　曲文 詳上　過罪 荀子曰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　頗類　偏黨　不循法 漢杜周為廷尉客謂之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旨為獄　為兩劾 漢書曰嚴延年為涿郡遣吏趙繡案大姓東高氏繡為兩劾先白輕者欲觀延年意怒即出其重劾延年察知遂殺繡　不應罪 刑不應罪賞不酬功　不當罪 不當罪則侮當罪則威刑也　上下其手 左傳王子圍與穿封戌爭囚伯州犁問上其手曰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

也下其手曰戊方城外之縣尹也注上下其手所以導因意也

高下其心 隨上釋

治 漢張湯為廷尉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是以湯雖文深意忌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也

越法縱捨 漢張敞為京兆尹賞罰明時越法縱捨也

同罪 **異罰** 左傳曰同罪異罰非刑也

撓法曲法 周陽由治獄愛者撓法活之憎者曲法殺之

罪無差等 刑有輕重 **其罪惟均** 所罰不一

淫酷一

原地臼 土芥 漢陳咸為南郡太守以殺伐立威豪猾大姓犯法輒論輸府以律程作司空司空主獄官也為地臼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脫鉗釱及衣服不如法輒加罪督作因不勝痛自刎死者歲數百千

人久者尸腐爛家不得收注鉗在項鈦在足者　安忍無親以民為土芥國其亡也

次骨　塗面

漢杜周內深次骨操切服下　晉王宏字正宗為河南尹無能名為苛碎桎梏罪人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後有罪帝以宏累有政聲以贖論也

鑽鑿　刀鋸

國語曰大刑用兵甲鈇鉞次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也　下詳下劉龔

增炮烙　椓黥

通鑑紂為熨斗以火燒燃使人舉之手爛更膏銅柱下加炭使有罪者緣之輒墮炭中與妲己以為笑樂名曰炮烙之刑　尚書曰苗民爰始淫為劓刵椓黥

沈命　決屍

漢武帝時盜賊滋起於是作沈命法盜賊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一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盜賊浸多上下相匿避法按沈沒也蔽匿盜賊者沒其命

唐天寶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使差都知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擢逗留不返因納賄

交結翰續又上京朝奏擢知翰至懼得罪求國忠拔用國忠乃除擢爲御史大夫充劒南節度使敕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數十人於庭數其罪杖而殺之儀奏聞帝乃以擢屍賜翰更令決屍一百

蒼鷹

赤豹 酷吏傳曰郅都爲中尉獨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 唐王旭時爲監察御史與御史李嵩李全交皆以嚴酷取名號三豹御史嵩爲赤豹全交爲白豹旭爲黑豹閭里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

赭衣塞路

元鉞肆朝 漢刑法志曰秦始皇時奸邪並生赭衣塞路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隋志曰秦落嚴霜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灰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凝科害肌膚於後元鉞肆於朝市赭衣飄於路衢

父子伏誅

兄弟遇害 東漢周紆字文通爲渤海守酷虐任情每赦至先決刑後宣赦後坐事父子皆伏誅 晉荀晞字道將都督青兖二州性刻苛明吏

事而弟純嚴酷尤過
於兄後兄弟皆遇害

少長皆坐　子弟不宥

隋末王世充顧下多背已乃峻刑暴禁以威之户一人逃少長皆坐
唐宣宗性喜刑名嘗曰犯我法者雖子弟不宥也

鳳凰曬翅　驢駒拔橛　偎人獻果　玉女登梯

唐武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已又自以久專國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命索元禮周興來俊臣等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偎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酷灌鼻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莫不戰慄流汗望風自誣中外畏此數人皆甚於虎狼焉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諫不納

步過六尺被刑　盜取一錢棄市新序商君之法步過六尺棄灰於道被刑隋高祖行盜取一錢棄市之法有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刼執事者謂曰吾豈求財者耶但謂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也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詔停其法原淫縱　枉撓　鞭貫立威　筆削入罪　毀身焦膚　分骸斷首　法家少恩　文吏巧詆　屏棄仁惠　專行毒痛　雖稱疾惡　無乃忍人　吏惟巧詆　刑則濫施　商鞅嚴刑自斃　延年酷法見誅　既乖勿喜之言　豈念如傷之見

淫酷二

原酷烈　揚雄解嘲曰呂刑靡敝秦法酷烈

慘礉　史記曰韓非喜刑名極慘礉少恩也

急縱出　刑法志曰緩深固之罪急縱出之刑言縱罪失出者誅急也

樂殺人　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也

依勢作威　尚書無依勢作威注勢位也

倚法為削　尚書無倚法以削注倚刑法以行刻削之刑

報虐以威　尚書注曰以我之威報苗民虐民之罪

北風其涼　詩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

淪胥以鋪　詩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淫刑以逞　左傳

委曲生情　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情

以苛為察

景公繁刑　漢書齊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晏子曰踊貴屨賤

楚多淫刑　左傳

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

秦設重刑 漢名臣奏曰秦設重刑赭衣半道

渭水盡赤 商君臨渭水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命曰傷人 焚林斷木不時命曰傷地斷獄立刑不當命曰傷人

號爲屠伯 漢書嚴延年爲河南守峻刑酷法時人號爲屠伯後坐枉法殺人誅死其母不哭

鬻棺之喻 史記令獄吏以苛爲察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之家欲歲人疫非憎人欲殺之利於人死獄吏之深刻亦猶此也

埽墓之譏 文選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埽墓而迎喪嚴延年母也

微文深詆 減宣

舞智御人 張湯

增鐵刷剮膚 五代劉守光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刷剮其膚皮以死

鐵籠罩首 唐武后時酷吏索元禮爲鐵籠罩因首加以楔至腦裂而死又天授中武告周興謀

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乃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興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服俊臣曰善命取甕且熾炭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服罪

原尹賞號虎穴 尹賞為長安令穿地深數丈內人于中百人為一葦覆以大石數日一發相枕藉死人號虎穴

穽成束濕薪 穽成操下如束濕薪言急也

贓貨一

原尚書呂刑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注曰府聚也辜辠也功事也言受獄貨非寶惟以聚罪之事也 周書曰典獄非訖於威惟訖於富注曰典主也訖絕也絕富謂

賄賂不行　增尚書大傳曰獄貨非可寶也然寶之者未能行其法者也貪人之寶受人之財未有不受命以矯其上者也親下以欺上者未有能成其功者也

贓貨二

增後漢書曰歐陽歙字正思樂安人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贓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髡剃者子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行到河内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獄中　後

魏書曰鄭義在兖州性貪惏政以賄成有餉羊酉門受入東門賣之　又曰崔光韶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贜罪被劾光韶欲置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吏部尚書李神儁皆為瑩求寛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　唐書曰太宗即位務止奸慝風聞諸曹案典多有受賄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司門下令史受饋絹一疋太宗怒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試之即行極法

所謂陷其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也太宗納之　又曰牛僧孺為御史長慶元年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伸理僧孺堅執不廻穆宗面喻之曰直臣事雖失此人有經度才可委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之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姦雄正為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　又曰山東道節度使柳公綽自京赴鎮行部過鄧縣縣吏二人犯法在獄一吏納賄

一吏舞文賕令以公綽持法犯贓者必不免及過款公綽斷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遂殺舞文者未下車而襄漢大治焉　又曰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知錢穀故録用之不謂貪穢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

贓貨三

原無厭　自止　左傳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禍將及矣　晉王述字懷祖求試宛陵令受

家具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居小縣不宜爾答曰當自止後居州郡清廉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不華於昔

妻受錢　子貸絹

漢薛宣時為池陽令舉獄掾王昱府未召妻受繫者錢掾不知悲慙自殺宣移書書掾之柩以顯其魂也　晉庾冰為車騎將軍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貸官絹十匹冰撻之市絹還其官

兄受遺　奴取萬

鄭均兄為吏受人禮遺均諫不從均傭歲餘得錢帛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棄之兄感之遂為廉吏也　謝鯤免官

銖兩皆知　篚簋不飾

漢趙廣漢字子都所在吏取銖兩之姦者皆知之　漢賈誼曰古者大臣坐不廉而廢曰篚簋不飾注尚還就諱之也

貪泉之戒　靡聞如水之心遂爽

廣州有貪泉飲之者則貪濁晉吳隱之為刺史飲之賦詩曰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

心　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言清也　獻子辭梗陽之賂　叔魚鬻邢侯之獄　左傳曰梗陽人有獄以女樂遺魏獻子獻子將受之閻沒汝寬當食三歎諫而止　叔魚納雍子之女蔽罪邢侯叔向曰鮒也鬻獄　漁奪　蚌侵　還珠　懷璧　私求　公坐　刑放　貨聞　厚賂　深繩　買直　罪贓　貪賄賂　撓刑書　不思潔己　曾是狗財　財惟苟得　法必私行　既貪獄貨　是速官刑　清既謝於冰壺　罪何逃於霜簡　情因利動遽聞雍子之求　政以賄成遂受梗楊之賂　臨財苟得且不懼於

四知 黷貨無厭又何逃於三尺

贓貨四

原附益 漢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責買私所附益十萬三千注曰以私錢增益也

乾没 漢張湯為小吏乾没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交私注曰乾没射也得利為乾失利為没

應記 漢薛宣為馮翊高陵令楊湛貪猾宣手自牒書條其姦贓與湛湛自知贓應記解印綬為記謝注曰應記為與宣書相當

封記 漢鍾離意為郡督郵縣亭長有受人酒禮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詳省過

發食物 漢陳咸子康為太守調發屬所生食物以自奉養咸操下令自斂

黷賄賂 以黷賄賂而煩刑書

官以貪敗 貪以敗官為墨

政以賄成 左傳王叔之相也政

以賄成而刑放於寵

賄賂公行 周禮六贓曰賄賂公行

貨賂上流 公孫賀

受金加賞 漢武時張武受金加賞賜以愧其心

受賂吏賜 後漢皇甫嵩字義真為冀州牧車騎將軍吏有受賂嵩吏以財物賜之吏懷慙自殺

不得為吏 漢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懲惡

不宜處位 漢陳湯盜取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不覆校丞相匡衡奏雖在赦不宜處位坐免

受悖入貨 禮受悖入之貨

沒

摧財 陳咸為少府鉤發姦贓沒入辜摧財注曰辜罪也摧專固財也鉤音遘

不鞫贓杖 漢袁安字邵公為河南尹政號嚴明未嘗以贓杖鞫人當曰錮人於聖世尹不忍聞者感激京師肅然

不坐懷私 晉南郡太守劉肇遺王戎筒中細布五十端司隸糾之以知而不納不坐帝曰戎豈

懷私不欲興爾然為清慎所鄙

入財產以班 後漢北地太守廖信坐貪污下獄入財產顯宗以班諸廉吏唯周澤孫堪常仲特蒙賜與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刻勵

得贓穢不拜 漢顯宗以鍾離意為尚書時交阯太守坐贓伏法以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不拜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子受賂不相習 晉劉實子夏以貪汙棄於世實坐夏受賂免官武識實不訓子實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教訓可得乎世以實言為當

子受財不為累 高光為廷尉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受財有司桒之光不知時人雖非光不能防其子以其用心有素不以為累也

許允擅用罰錢 魏侍中許允擅用罰錢減死遷徙

陶謙唯有贏錢 陶謙字恭祖為舒令郡守張磐攜有錢簿謙在官清

白唯祠靈星有贏錢五百欲以為贓誣委於官而去也

贓貨五

增判唐黄因財物判曰鬻獄賈直實誡魯史舞文巧詆用存漢策小大之察必惟其情輕重之權固茲無濫眷彼丁者職在監臨貸以潘身見魯豹之裂帶貪而速戾同叔魚之敗官且無屬厭難以末減省司忠告實為平反